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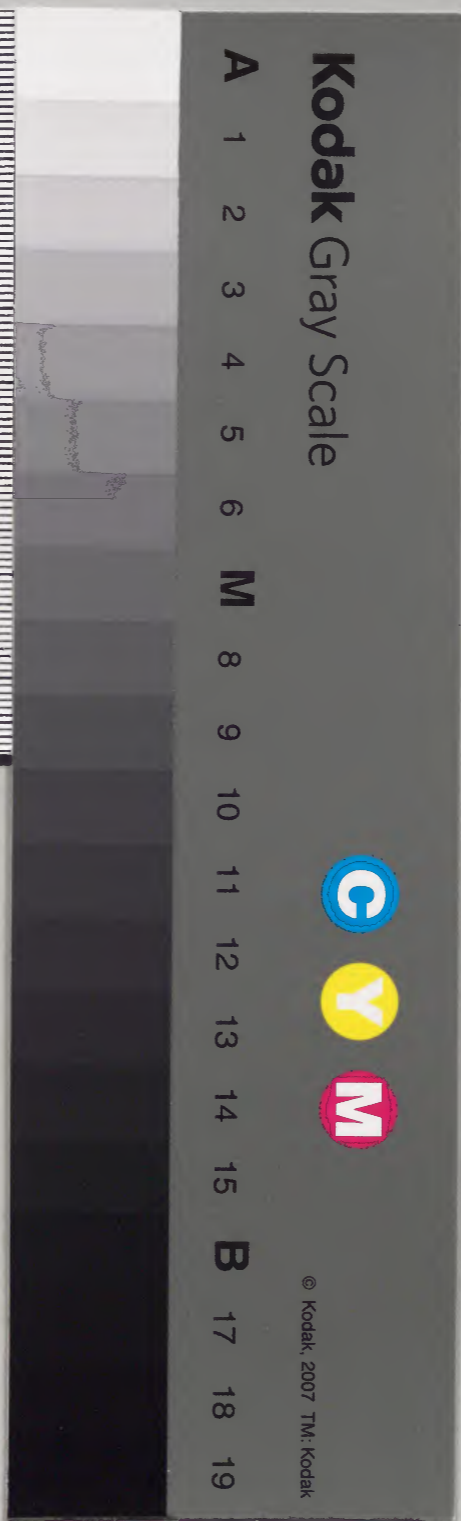
尚書正義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八	四	三	一
〇	一	三	〇
一	六	〇	〇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號	冊
八	四	三	一
〇	一	三	〇
一	六	〇	〇
九	〇	〇	〇

十七
十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443	
冊數	160 (15)		
函號	276	22	



尚書註疏卷第十七

淺草文庫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蔡叔既沒傳以罪放而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傳成王

也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作蔡仲之命傳冊書命之

蔡仲之命傳蔡國名仲字因以名篇疏蔡叔至之

日蔡叔與管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周公囚之郭鄰至死不赦蔡叔既沒成王命蔡叔之子蔡

尚書

卷第十七

及

仲踐諸侯之位封為國君以策書命之史敘其事故作蔡仲之命。○**傳**成王至相及。正義曰編書以世先後為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王命蔡仲是成王命之也蔡叔之沒不知何年其命蔡仲未必初卒即命以其繼父命子故繫之蔡叔之後也蔡叔有罪而命蔡仲者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也昭二十年左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其言罪不相及謂蔡仲不坐父爾若父有大罪罪當絕滅正可別封他國不得仍取蔡名以蔡叔為始祖也蔡叔身尚不死明其罪輕不立管叔為後者蓋罪重無子或有而不賢故也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傳**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謂武王

崩時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

車七乘**傳**致法謂誅殺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

外地名從車七乘言少管蔡國名○辟鄰亦反徐扶亦反乘繩證反從

才用**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傳**罪輕故退為庶人

三年之後乃齒錄封為霍侯子孫為晉所滅蔡仲克

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傳**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

明王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周公圻內諸侯二卿治

事○圻巨依反下同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傳**叔之所封圻

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

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傳**惟周至之蔡○正義曰

位為冢宰之卿正百官之治攝王政治天下於時管蔡霍等羣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乃以王命致法殺

管叔於商就殷都殺之囚蔡叔遷之於郭鄰之地惟
 與之從車七乘降黜霍叔於庶人若今除名為民三
 年之內不得與兄弟年齒相次蔡叔之子蔡仲能用
 敬德周公為畿內諸侯得立二卿以蔡仲為已之卿
 士周公善其為人及蔡叔既卒乃將蔡仲命之於王
 國之於蔡為諸侯也。○致法至國名。正義曰周
 禮有掌囚之官鄭云囚拘也主拘繫當刑殺者拘繫
 之是為制其出入不得輒行郭鄰中國之外地名蓋
 相傳為然不知在何方舜典云流宥五刑謂流之遠
 地任其自生此則徙之郭鄰而又囚之管蔡世家云
 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是管蔡為國名杜預云管
 在滎陽京縣東北。○罪輕至所滅。正義曰言
 叔流言則霍叔亦流言也而知其罪輕者以其不死
 不遷直降黜而已明其罪輕也霍叔不監殷民周公
 惟伐管蔡不言伐霍叔於時霍叔蓋在京邑聞管蔡
 之語流傳其言謂其實然不與朝廷同心故退之世
 家云武王已克商平天下封功臣昆弟封叔處於霍
 則武王已封之矣後黜為庶人奪其爵祿三年之後

乃更爵祿蓋復其舊封封為霍侯春秋閔元年晉侯
 滅霍既子孫得為國君為晉所滅知三年之後復得
 封也世家惟云封霍不聞其爵傳言霍侯或當有所
 據而知之。○蔡仲至治事。正義曰周禮冢宰以
 八則治都鄙馬融云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謂之
 都鄙鄙邊邑也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冢宰又云
 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
 人是畿內諸侯立二卿定四年左傳說此事云周公
 舉之以為已卿士是為周公圻內之卿士也世家云
 周公舉胡以為魯卿士魯國治於廷周公言於成王
 復封之於蔡案魯世家云成王封周公於魯周公不
 就封留佐成王則周公身不就封安得使胡為卿士
 馬遷說之謬爾。○蔡仲之至戒之。正義曰仲之所
 封淮汝之間左傳有文叔之所封圻內之蔡其事不
 知所出也世家云蔡叔居上蔡宋仲子云胡徙居新
 蔡杜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至平侯徙新蔡
 昭侯徙居九江下蔡檢其地上蔡新蔡皆屬汝南郡
 去京師太遠叔若封於上蔡不得在圻內也孔言叔

封圻內或當有以知之但王若曰小子胡言小子

圻內蔡地不知所在爾明當受教訓胡仲名順其事而告之惟爾率德改行

克慎厥猷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行能慎其道歎

其賢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以汝率

德改行之故故我命汝為諸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

之國當修己以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

汝當庶幾修德掩蓋前人之過于能蓋父所以為惟

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汝

乃行善述用汝身使可蹤跡而法循之能勤無解怠

以垂法子孫世世稱頌乃當我意率乃祖文王之彝

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言當循文武之常教以父

違命為世戒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

懷天之於人無有親疎惟有德者則輔佑之民心

於上無有常主惟愛已者則歸之為善不同同歸于

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言人為善為惡各有百端

未必正同而治亂所歸不殊宜慎其微治直更反爾其

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汝其戒治亂之機哉作事云為必慎其初念其終

則終用不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

兄弟懋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以蕃昇王室

以和協同姓之邦諸侯之道懋音茂蕃方元反注同康濟小民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汝為政當安小民之居

成小民之業循用大中之道無敢為小聰明作異辯

以變亂舊典文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

一人汝嘉詳審汝視聽非禮義勿視聽無以邪巧

之言易其常度必斷之以義則我一人善汝矣如字

注同斷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歎

丁亂反

而勅之欲其念戒小子胡汝往之國哉無廢棄我命

欲其終身奉行後世遵則侯于東土。正義曰此

不知何爵也世家云蔡仲卒子蔡伯荒立卒子宮侯

立自此以下遂皆稱侯則蔡仲初封即為侯也蔡伯

荒者自稱其字伯非爵也。汝當至惟孝。正義

曰忠施於君孝施於父子能蓋父惟得為孝而亦得

為忠者父以不忠獲罪若能改

父之行蓋父之愆是為忠臣也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

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踐似淺反馬

數色角反作成王政為平淮夷徙奄之政令亡

覆芳服反如字馬本成王東至王政。正義曰周公攝政之

作正云正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時周公征而定

之成王即政之初淮夷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成
 王東伐淮夷遂踐滅奄國以其數叛從奄民作誥命
 之辭言平淮夷從奄之政令史敘其事作成王政之
 篇成訓平也言平此叛逆之民以為王者政令故以
 成王政為篇名。○**傳**成王至反覆。正義曰洛誥之
 篇言周公歸政成王多士已下皆是成王即政初事
 編篇以先後為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是成王即政
 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又案洛誥成王即政始封
 伯禽伯禽既為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
 曲阜淮夷徐戎並與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並
 與即此伐淮夷下伐淮夷魯侯徐戎是謂時伐明是
 成王即政之年復重叛也鄭玄謂此伐淮夷與踐奄
 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即云未開費
 誓之篇言淮夷之叛則是重叙明矣多方之篇責服
 臣云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於再至於三若武王伐
 紂之後惟攝政三年之一叛正可至於再爾安得至
 於三乎故知是成王即政又叛也鄭玄讀踐為孺弱
 滅也孔不破字蓋以踐其國即是踐滅之事故孔以

踐為滅也下篇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是滅其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故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傳**已滅奄而徙其君及

人臣之惡者於蒲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蒲如字

徐又扶各反馬本**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傳**言將徙

奄新立之君於蒲姑告召公使作冊書吉令之亡

成王既至將蒲姑。正義曰成王既踐滅奄國將遷其君於蒲姑之地則公告召公使作冊書言將遷奄君於蒲姑之地史敘其事作將蒲姑之篇。○**傳**已滅至化之。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晏子云古人居此地者有蒲姑氏杜預云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是蒲姑為齊地也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近京師教化之知今遷奄君臣於蒲姑為近中國教化之必如此言則奄去中國遠於蒲姑杜預云奄闕不知所在鄭

云奄蓋在淮夷之地亦未能詳成王先伐淮夷遂滅
奄奄似遠於淮夷也。言將至之亡。正義曰禮
天子不滅國諸侯有罪則殺其君而擇立次賢者故
知所徙者言將徙奄新立之君於蒲姑也上言周公
告召公其篇既亡不知告以何事孔以意卜之告
召公使爲此策書告令之不能知其必然否也

多方第二十

周書

成王歸自奄伐奄歸在宗周誥庶邦誥以禍福作

多方

多方衆方天下諸侯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歸政之明年

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

月還至鎬京音秘成王至多方。正義曰成王歸

王征還皆來朝集周公稱王命以禍福成告天下諸

侯國史敘其事作多方。衆方天下諸侯。正義

曰自武王伐紂及成王即政新封建者甚少天下諸

侯多是殷之舊國其心未服周家由是奄君重叛今

因滅奄新歸故告天下諸侯以興亡之戒欲令其無

二心也語雖普告天下意在殷之舊國篇末亦告殷

之多士獨言諸侯者舉其尊者以其篇主告殷之諸

侯故也。周公至鎬京。正義曰以洛誥語歸政

尚書疏

卷之十七

費誓

篇亦歸政明年之專事猶不明故取費誓爲證以此

王政之序言成王東伐淮夷費誓之篇言淮夷徐戎

並與俱言淮夷明是一事故言魯征淮夷作費誓王

親征奄滅其國以明二者爲一時之事也上序言成

王伐淮夷而此傳言魯征淮夷者當時淮夷徐戎並

尚書疏

起為亂魯與二國相近發意欲並征二國故以二國
 誓眾但成王恐魯不能獨平二國故復親往征之所
 以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並言淮夷為北故也傳
 言五月還至鎬京明此宗周即鎬京也禮記祭統衛
 孔憚之聘銘云即宮於宗周彼宗周謂洛邑也是洛
 邑亦名宗周知此是鎬京者成王以周公歸政之時
 暫至洛邑還歸處西都鎬京是王常居知至于宗周
 至鎬京也且此與周官同時事也周官序云還歸在
 豐經云歸于宗周豐鎬相
 近即此宗周是鎬京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

國多方 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稱周公以別

王自告 **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

不知 殷之諸侯正民者我大降汝命謂誅紂也言

天下無不知紂暴虐以取亡 **曰周公至不知** 正義曰周公以成王之意

告眾方之諸侯曰我王順大道以告汝四方之國多
 方諸侯惟爾殷之諸侯正民者我武王天下汝天下
 民命誅殺虐紂汝諸侯天下之民無有不知紂以暴
 虐取亡欲令其思念之 周公至自告正義曰
 成王新始即政周公留而輔之周公以王命告令諸
 侯所告實非王言故加周公曰於王若曰之上以明
 周公宣成王之意也猷道也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
 四方也既言四國又言多方見四方國多也不直言
 王曰稱周公以別王自告也王肅云周公攝政稱成
 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
 明之然多士之篇王若曰之上不加周公曰者以彼
 上句云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知是周公故也 謂
 殷之至取亡 正義曰諸侯為民之主民所取正故
 謂之正民民以若為命死生在君天下之命在於一
 人紂言我大黜下汝之民命正謂武王誅紂也言天
 下無不知紂以暴虐取亡使思念之令其心奔殷
 而慕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寔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
 周也

大惟爲王謀天之命不長敬念于祭祀謂夏桀惟

天下至戒於夏以謹告之謂災異謹弃有夏誕厥

逸不肯感言于民有夏桀不畏天戒而大其逸豫

不肯憂言於民無憂民之言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

于帝之迪言桀乃大爲過昏之行不能終日勸於

天之道迪徒歷反馬本作乃爾攸聞言桀之惡

乃汝所聞周故舉夏殷爲戒此章皆說桀亡湯興

之事言夏桀大惟居天子之位謀上天之命而不能

長敬念于祭祀惟天下至戒於夏桀謂下災異謹告

之與其見災而懼改修政德而有夏桀不畏天命乃

大其逸豫不肯憂言於民惟乃自樂其身無憂民之

言夏桀乃復大爲淫昏之行不能終竟一日勉於天

之道言不能一日行天道也桀之此惡乃是汝之所

聞言不虛也大惟至災異正義曰上天之命

去惡與善此爲民主皆當謀之恐天捨已而去常須

敬念祭祀天所謹告謂下災異不言厥圖帝之命

故下災異以謹告責人主與自修政也不克開於民所

不克開于民之麗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於民所

施政教麗施也言昏昧麗力乃大降罰崇亂有夏

因甲于內亂桀乃大下罰於民重亂有夏言殘虐

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甲於二亂之內言昏甚重

反又直能反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直用

言桀不能善奉於人衆無大惟進恭德而大舒情於

治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剗割夏邑禮桀洪舒

於民故亦惟有夏之民貪叨忿憤而逆命於是桀日

尊敬其能剗割夏邑者謂殘賊臣禮○憤勅二反圖厥

至夏邑。正義曰又言桀惡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

發於民之所施政教正謂不能開發善政以施於民

桀乃大下罪罰於民重亂有夏之國外不憂民內不

勤德因復甲於二者之內為亂之行桀不能以善道

奉承於眾民無大惟進之恭德而大舒憤於民言桀

不能進行恭德而舒憤於治民桀既舒憤於民故亦

惟有夏之民貪饕忿憤而違逆桀命於是桀日日尊

敬殘賊之臣能剗割夏邑者任用之使威服下民也

○禮桀乃至昏甚。正義曰釋詁云崇重也桀既為

惡政無以悛改乃復大下罪罰於民重亂有夏之國

言其殘虐大也夾聲近甲古人甲與夾通用夾於二

事之內而為亂行故傳以二事克之外不憂民內不

勤德桀身夾於二亂之內言其昏闇甚也鄭王皆以

甲為狎王云狎習災異於內外為禍亂鄭云習為鳥

獸之行於內為淫亂與孔異也。○禮言桀至治民。

正義曰民當奉王而責桀不能善奉於民眾者君之

奉民謂設美政於民也以善奉民當敬以循之不敢

懈惰桀乃無大惟進於恭德而大舒緩懈惰於治民

令民益困而政益亂也。○禮桀洪至賊臣。正義曰

禮記云言悖而出亦悖而入桀既不憂於民故民亦

違逆桀命為貪饕忿憤之行文十八年左傳云縉雲

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之民謂之饕

貪說者皆言貪財為饕貪食為饕饕即叨也叨饕謂

貪財貪食也忿憤言忿怒違理也民既如此桀無如

之何惟日日尊敬其能剗割夏邑者謂性能殘賊者任用之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

降顯休命于成湯禮天惟是桀惡故更求民主以代

之天下明美之命於成湯使王天下刑殄有夏惟天

不界純傳命湯刑絕有夏惟天不與桀亦已大必二界
反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傳天所以

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多方之義民為臣而不能長
久多享國故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傳

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大不能明安享于民言亂主
所任任同已者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傳桀之衆士乃相與惟暴虐於民至于百端所為言
虐非一大不能開民以善言與桀合志傳天惟至克

曰天惟桀惡之故更求民主以代天乃天下明美之
命於成湯使之代桀王天下乃命湯施刑罰絕有夏

惟天不與夏桀亦已大矣天所不與之者乃惟此桀
用汝多方之義民為臣而不能長久於多享國故也
義民實賢人也夏桀不用惟夏桀之所謂恭人衆士
者大不能用明道安存享於衆民乃相與惟行暴虐
於民至於百端所為言虐無所不作大不能開民以
善其臣與桀同惡夏家所以滅亡也傳惟桀至已
者。正義曰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實非恭人亂主
所好用同已者以其同已謂之為恭人實非善人故
不能明享於民杜預訓享為受國者謂受而有之
此言不能安享於民謂不能安存享受於民衆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傳乃惟成湯

能用汝衆方之賢大代夏政為天下民主慎厥麗乃
勸厥民刑用勸傳湯慎其施政於民民乃勸善其人

雖刑亦用勸善言政刑清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

罰亦克用勸言自湯至於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畏

慎輔相無不明有德慎去刑罰亦能用勸善相息亮反去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帝乙已上安察囚情絕戮眾罪亦能用勸善開放

無罪之人必無枉縱亦能用勸善要一遙反又一

反上時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至於汝君謂紂不能用汝眾方享天之命故誅滅之

亦反成湯能用汝眾方之賢人大代夏桀作天

被刑殺亦用勸勉為善非徒湯聖後世亦賢自湯至

於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無不顯用有德畏慎刑罰亦

能用勸勉為善要察囚情絕戮眾罪亦能用勸勉為

善開放無罪亦能用勸勉為善今至於汝君紂反先

王之不能用汝多方之民享有上天之命由此故

被誅滅汝等宜當知之不當更令如殷也乃惟

至民主正義曰大代夏者言天位之重湯能代之

謂之大代夏也王肅云以大道代夏為民主湯

慎至刑清正義曰慎厥麗者總謂施政教爾但下

句言刑用勸勸用刑則厥麗之言有賞賞謂賞用勸

也但所施政教其事既多非徒刑賞而已舉事得中

民皆勸也政無失刑無濫民以是勸善言政刑清

帝乙至勸善正義曰將欲斷罪必受其要辭察

其虛實故言要囚也殄戮多罪罪者不濫開釋無罪

者不枉殺人不縱有罪亦是政刑清故能用勸善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歎而順

其事以告汝眾方非天用釋桀桀縱惡自棄故誅

放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

命脣有辭傳非天用棄有殷乃惟汝君紂用汝眾方

大為過惡者共謀天之命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

故見誅滅也傳嗚呼至有辭。正義曰周公先自歎

言告人謂之誥我告汝眾方諸侯非天用廢有夏夏

桀縱惡自棄也非天用廢有殷殷紂縱惡自棄也又

指說紂惡乃惟汝君殷紂用汝眾方之民大為過惡

者共此惡人謀天之命其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

見誅滅傳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

間之傳更說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于享故天下是

喪亡以禍之使天下有國聖人代之言有國明皇天

無親佑有德傳問問傳乃惟至問之。正義曰更說

政不能成於享國所謀皆是惡事故天下是喪亡以

禍之使有國聖人來代之言皇天無親惟佑有德故

以聖君代闇主也湯是傳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傳後

王紂逸豫其過逸言縱恣無度圖厥政不蠲烝天惟

降時喪傳紂謀其政不絜進于善故天惟下其喪亡

謂誅滅傳蠲吉玄反馬云明也一音傳惟聖罔念作狂

惟狂克念作聖傳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為狂人惟狂

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言桀紂非實狂愚以不念善

故滅亡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天以湯故五年須暇湯之子孫與其改悔而紂大
 為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武王服喪三
 年還師二年傳乃惟至念聽。正義曰更說紂亡之
 態無度紂謀其為政不能繁進於善惟行惡事天惟
 下是喪亡以禍之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為狂人惟狂
 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紂雖狂愚與其念善也計紂
 為惡早應誅滅天惟以成湯之故故積五年須待閑
 暇湯之子孫縱緩多年與其改悔而紂大為民主肆
 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由是天始改意故誅滅
 之。傳惟聖至滅亡。正義曰聖者上智之名狂者
 下愚之稱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是聖必不可
 為狂狂必不可為聖此事決矣而此言惟聖人無念
 於善則為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者方言
 天須暇於紂與其改悔說有此理爾不言此事是實
 也謂之為聖寧肯無念於善已名為狂豈能念善中

人念與不念其實少有所移欲見念善有益故舉狂
 聖極善惡者言之。傳天以至二年。正義曰湯是
 創業聖王理當祚胤長遠計紂未死五年之前已合
 喪滅但紂是湯之子孫天以湯聖人之故故五年須
 待閑暇湯之子孫與其改悔能念善道而紂大為民
 主肆行無道所為皆惡事無可念者言皆惡言無可
 聽者由是天始滅之五年者以武王討紂初立即應
 伐之故從武王初立之年數至伐紂為五年文王受
 命九年而崩其年武王嗣立服喪三年未得征伐十
 一年服闋乃觀兵於孟津十三年方始殺紂從九年
 至十三年是五年也然服喪三年還師二年乃事理
 宜然而云以湯故須暇之者以殷紂惡盈久合誅滅
 逢文王崩未暇行師兼之不弱凡經五載聖人因言
 之以為法教爾其實非天不知紂狂望其後改悔亦
 非曲念湯德也。**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傳
 延此歲年也。天惟求汝眾方之賢者大動紂以威開其能顧天可

以代者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傳
 惟汝眾方之中無堪顧天之道者惟我周王善奉於
 眾言以仁政得人心克堪用德惟與神天傳言周文
 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天王音王天惟
 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傳天以我用德之
 故惟用教我用美道伐殷大與我殷之王命以正汝
 眾方之諸侯傳天惟至多方。正義曰天以紂惡之
 大動紂以威誅去紂也開其有德能顧天之者欲
 以伐紂惟汝眾方之君悉皆無德無堪使天顧之惟
 我周王善奉於眾能以仁政得人心文武能堪用德
 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作天子也天惟以我用德之

故故教我使用美道大與我殷王之命命我代殷為
 王正汝眾方諸侯言天授我以此位也傳天惟至
 代者。正義曰天惟求汝眾方之賢言欲選賢以為
 天子也大動紂以威誅殺紂也天意復開其能顧
 天可以代者欲使代之顧謂迴視有聖德者天迴視
 之詩所謂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與彼顧同言天顧文
 王而與之居即此意也但謂天顧此人人亦顧天此
 云開厥顧天謂人顧天也下云罔堪顧之謂天顧人
 也言多方人皆無德不堪使天顧之傳以顧事通於
 彼故皆以天言之傳天以至諸侯。正義曰周以
 能行美道乃得天顧復言天用教我美道者人之美
 惡何事非天由為美道為天所顧以美歸功於天言
 得我用美道故傳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
 命傳今我何敢多誥汝而已我惟天下汝四國民命
 謂誅管蔡商奄之君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傳汝

何不以誠信行寬裕之道於汝衆方欲其戒四國崇和協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德夾近也汝

何不近大見治於我周王以享天之命而為不安乎

夾音協注同今爾尚宅爾宅德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

命德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皆尚得

畋汝故出汝何不順從王政廣天之命而自懷疑乎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德汝所蹈行數為不安汝

心未愛我周故數色各反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

天命德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盡播棄天命爾

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德汝未愛我周播棄天命是

汝乃自為不常謀信于正道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

時其戰要囚之德我惟汝如是不謀信于正道故其

教告之謂訊以文誥其戰要囚之謂討其倡亂執其

朋黨要一逢反訊音信倡音唱至于再至于三德再謂三監淮

夷叛時三謂成王即政又叛言迪屢不靜之事乃有

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德我教告戰要囚

汝已至再三汝其不用我命我乃大下誅汝君乃其

大罰誅之殛訖力反本又作極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

爾自速辜 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誅汝乃惟汝

自召罪以取誅 今我至速辜。正義曰今我何敢

下黜汝管蔡商奄四國之君也民命謂民以君為命

謂誅殺四國之君也我既殺汝四國君矣汝何不以

誠信之心行寬裕之道於汝眾方諸侯欲令懲創四

國務崇和協言汝眾方諸侯何不崇和協相親近大

顯見治道於我周王以享受上天之命而執心不安

乎今爾殷之諸侯尚得居汝常居臣民尚得暇汝故

而自懷疑乎汝乃復所蹈行者數為不安時或叛逆

是汝心未愛我周家故也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

乃欲盡播棄天命汝不愛我周家播棄天命是汝乃

背違之心我惟汝如是不謀信於正道之故其以言

辭教告之我惟汝如是不誠信於正道之故其用戰

伐要察囚繫之由汝數為不信故我教告汝戰伐要

因汝至於再至於三我教告汝戰伐要囚汝已至再

三如今而後乃復有不用我命者我乃其大罰誅之

言我更將殺汝也非我有周執德不安數設誅罰乃

惟汝自召罪也此章反覆殷勤者恐其更有叛逆故

丁寧戒之。今我至之君。正義曰我今何敢多

為言誥而已實殺其君非徒口告管蔡商奄皆為叛

逆受誅故今因奄重叛而追說前事言下四國民命

王肅以四國為四方之國言從今以後四方之國苟

有此罪則必誅之謂戒其將來之事與孔不同。國苟

夾近至安乎。正義曰夾其旁旁是近義故為近也。國苟

諸國踈遠周室不肯以治為功故貴之顧氏云汝眾

方諸侯何不常和協相親近大顯見治道於我周王

以享上天之命而今何以不自安乎。今汝至疑

乎。正義曰主遷於上臣易於下計汝諸侯之國應

隨暇降黜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暇

汝故田田宅不易安樂如此汝何不順從我周王之

尚書疏

卷之二十七

十七

故田治田謂之畋猶捕魚謂之漁今人以營田求食謂之畋食即此畋亦田之義也。○**傳**汝未至正道。正義曰事君無二臣之道為人臣者常宜信之汝未愛我周家播棄天命汝數為叛逆是汝乃自為此不常謀信於正道。○**傳**我惟至朋黨。正義曰教告與戰要囚連文則告以文辭是將戰之時教告謂伐紂之事昭十三年說戰法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帥是將戰之時於法當有文辭告前敵也我惟汝如是

不謀信於正道故其教告之謂訊以文辭訊告也告以文辭數其罪也其戰要囚之謂戰敗其帥執取其

人受其要辭而囚之謂討其倡亂之人囚執其朋黨也此雖總言戰事但下有至於再三明此指伐紂也

○**傳**再謂至之事。正義曰以伐紂為一故再謂攝政之初三監與淮夷叛時也三謂成王即政又叛也

言上迪屢**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

不辭之事

王歎而以道告汝衆方與衆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

五祀

傳監謂成周之三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衆士

今汝奔走來徙臣服我監五年無過則是還本土越

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傳於惟有相長事

小大衆正官之人汝無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

臬魚列

反馬作剝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

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傳大小多正自為不和汝

有方多士當和之哉汝親近室家不睦汝亦當和之

哉汝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汝職事爾尚不忌于凶

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

傳汝庶幾不自忌入於凶德

亦則用敬敬常在汝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
洛邑尚永力畋爾田 汝能使我閱具于汝邑而以

汝所謀為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長力畋汝田矣

言雖遷徙而以修善得反邑里音悅天惟界矜爾我

有周惟其大介賚爾 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我

有周惟其大大賜汝言受多福之祚 迪簡在王庭尚

爾事有服在大僚 非但受憐賜又乃蹈大道在王

庭庶幾修汝事有所服行在大官 王曰嗚呼猷

王言而歎曰嗚呼我以道告汝在此所有四方之多
士謂四方之諸侯及與殷之眾士謂頑民遷成周者

因告四方諸侯遂告成周之人徧使諸侯知之比章
皆告成周之人辭也今汝成周之人奔走勤事臣我
周之監成周者五年無罪過則聽汝還本土於惟有
相長事謂小大眾正官之人汝無有不能用法欲其
皆用法也小大眾正官之人自為不和汝眾官等自
當和之哉汝等親近室家不相和親汝亦當和之哉
汝邑內之人若能明於和睦之道汝惟能勤於汝之
職事言是其教之使然汝能庶幾不自相怨忌入於
凶德若能不入於凶德亦則用敬敬之道常在汝之
職位不黜退也汝若能善相教諭使我簡閱於汝邑
善汝之事以汝所謀為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得
反本土長得勤畋汝故田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
我有周惟其大大賞賜汝汝非但受賞而已其有蹈
大道者得在王庭被任用庶幾汝事有所服行在於
大官恐其心未服故丁寧勸誘之 王歎至多士
也。正義曰言有方多士與殷多士則此二者非一人
也有方多士當謂於時所有四方之諸侯也與殷多
士當謂遷於成周頑民之眾士也下云以臣我監者

謂成周之監明此殷多士也。○監謂至本土。正義曰下云自時洛邑此所戒成周之人故知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家衆士也五年再閏天道有成故期以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以民性重遷設期以誘之。○於惟至用法。正義曰宵相也伯長也顧氏以相長事即小大衆正官之人也。○庶至汝位。正義曰和順爲善德怨惡爲凶德忌謂自怨忌上言自作不和是怨忌也釋訓云穆穆敬也此戒小大正官之人故云敬常任汝位。○言閔具於汝邑介大也以汝所謀爲大善其治理聽還本國也是由任洛邑修善得反其邑里王肅云其無成雖五年亦不得反也。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王歎而言曰衆士汝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不能享天祚矣凡民亦惟

曰不享於汝祚矣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逃爾土。○若爾乃

爲逸豫頗僻大棄王命則惟汝衆方取天之威我則致行天罰離遠汝土將遠徙之。○頗被多反探吐

王曰嗚呼至爾土。○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成周之衆士汝若不能勸勉信用我之教命汝則惟不能多受天福祚矣凡民惟曰不享於汝祚矣汝乃惟爲逸豫惟爲頗僻大遠弃王命則惟汝衆方自取天之威刑我則致天之罰於汝身將遠徙之使離遠汝之本土。○王歎至祚矣。正義曰勸信我命勸勉而信順之凡民亦惟曰不享於汝祚矣言民亦不願汝之子孫長久矣。○若爾至徙之。正義曰成周一邑之士不得謂之多方此蓋意在成周遷者兼告四方諸國使知亦如康誥王告康叔并使諸侯知之離

遠汝土更遠徙之鄭云分
離奪汝土也與孔異也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

告爾命傳我不惟多誥汝而已我惟敬告汝吉凶之

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傳又誥汝

是惟汝初不能敬于和道故誅汝汝無怨我解所以

再三加誅之意傳王曰我至我怨。正義曰王曰我

已惟敬告汝吉凶之命從我則吉違我則凶汝命吉

凶在此言也王又謂汝所以再三被誅者是惟汝初

不能敬於和道故致此爾汝自取之則無於我有怨

汝曰也以上王誥已終又起別端故更稱王又復言

曰以序云成王在豐誥庶邦則此篇是王親誥之辭

直稱王曰者是也其有周公稱王告者則上云周公

口王若曰是也又曰嗚呼王若曰是也顧氏云又曰

者是王又復言曰也

立政第二十一

周書

周公作立政傳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

立政為戒

立政傳言用臣當共立政故以名篇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傳順古道盡禮致

敬告成王言嗣天子今已為王矣不可不慎用咸戒

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傳周公用

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任而鳩反準之允劣反賁音奔長之丈反除篇。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末文注以長直良反餘並同。鮮哉。歎此五者立政之本知憂得其人者少。鮮。反。周公至鮮哉。正義曰王之大事在於任賢使事任非其人故告以用臣之法周公順古道而告王曰我敢拜手稽首告嗣世天子成王今已為王矣王者當立善政其事不可不慎周公既為此言乃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王之親近左右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常所委任謂六卿也平法之人謂獄官也綴衣之人謂掌衣服者也虎賁以武力事王者此等

皆近王左右最須得人周公既歷言此官復言而歎曰嗚呼美哉此五等之官立政之本也知憂此官置得賢人者少也。順古至不慎。正義曰周公既拜手稽首而後發言還自言拜手稽首示已重其事欲令受其言故盡禮致敬以告王也召誥云拜手稽首旅王若公亦是召公自言已拜手稽首與此同也成王未親王事此時既已歸政於成王故言今已為王矣不可不慎也王肅以為於時周公會群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讚群臣之辭。周公至其人。正義曰此以立政名篇知用成戒者是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也三公臣之尊者知常所委任謂三公也六卿分掌國事王之所任也上察也察獄之官用法必當均平故謂獄官為準人周禮司寇之長在常任之內此士官當謂士師也衣服必連綴著之此歷言官人知綴衣是掌衣服者此言親近大臣必非造衣裳者周禮大僕下大夫掌

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此掌衣服者當是大僕之官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言其若虎賁獸是以武力事王者此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言其急於餘官得其人者文官得其文人武官得其武人違才易務皆為非其人也。○**○**歎此至者少。○正義曰此五官皆親近王故歎此五者立政之本也休美也王肅云此五官美哉是休茲為美此五官也歎其官之美美官不可不委賢人用之故歎之知憂得其人者少下可惟言禹湯文武官得其人。○**○**古之人廸惟有夏乃有室人是知憂得人者少也。

大競籲俊尊上帝**○**古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時乃有

卿大夫室家大強猶乃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天。○

廸知忱恂于九德之行**○**禹之臣蹈知誠信於九

德之行謂賢智大臣九德臯陶所謀。○忱市林反恂音荀行如字徐

下孟反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

君以立政君矣亦猶王矣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伯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

人則此惟君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

無義民**○**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乃能

居賢人于衆官若此則乃能三居無義民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築德惟乃弗作往任

是惟暴德罔後**○**築之為德惟乃不為其先王之法

往所委任是惟暴德之人故絕世無後
古之人至
 義曰既言知憂得人者少乃遠述上世之事此言禹
 與桀也古之人能用此求賢之道者惟有夏禹之時
 乃有群臣卿大夫皆是賢人室家大強猶尚招呼賢
 俊之人與共立於朝尊事上天禹之臣躡知誠信於
 九德之行者乃敢告教其君曰我敢拜手稽首君今
 已為君矣不可不慎也戒其君即告曰居汝掌事之
 六卿居汝牧民之州伯居汝平法之獄官使此三者
 皆得其人則此惟為君矣言不得賢人不成為君也
 禹能謀所而見之事無所疑惑用大明順之德則乃
 能居賢人於官賢人在官職事修理乃能三處居無
 義之民善人在朝惡人黜遠其國乃為治矣及夏末
 年桀乃為天子桀之為德惟乃不為其先王之法往
 所委任是暴德之人以此故絕世無後得賢人則興
 任小人則滅是須官賢人以立政也。
古之至土
 天。正義曰經言古之人道傳言古之人道當說古
 之求賢人之道也王肅云古之人道惟有夏之大禹

為天子也其意言古入之道說有此事孔意似不然
 也孔以大夫稱家室猶家也籲訓呼也招呼者乃是
 臣下之事故以為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強
 猶乃招呼在外賢俊與之共立於朝尊事上天也言
 君既求賢臣之助言天子事天臣成君事故言共尊
 事上天。
禹之至所謀。正義曰九德之行非一
 人能備言禹之臣躡知九德之行極言其賢智大臣
 也禹時伯益之輩乃可以當此經典之文更無九德
 之事惟有臯陶謀九德臯陶所謀者即寬而栗柔而
 立而恭亂而敬擾而教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
 而義是也。
知九至君矣。正義曰進言戒君非
 太賢不可故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也
 君矣亦猶言王矣言已為君矣不可不慎也君王一
 世變文以相避爾宅訓居也居汝事須得賢人六卿
 各掌其事者也居汝牧九州之伯主養民亦須得賢
 人養其民也居汝掌士官主理刑法亦須得賢人平其
 獄也六卿掌內州牧掌外內外之官及平法三事皆
 得其人則此惟為君矣言群官失職則不成為君也

尚書疏 卷之十一
上句周公戒王歷言五官其內無州牧此惟言三官
加州牧者俱是逐急言之其有詳畧爾曲禮云九州
之長曰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然則
牧伯一也伯者言一州之長牧者言牧養下民牧伯
俱得言之故孔以伯解牧鄭玄云殷之州牧曰伯虞
夏及周曰牧與孔不同。傳謀所至之外。正義曰
凡人為主皆欲臣賢但大佞似忠賢不可別欲知其
遠先驗於近但禹能謀所而見之事官賢人既得其
官分別善惡無所疑惑仁賢必用邪佞必退然後舉
直錯諸枉則為能用大順德如是乃能居賢人於眾
官賢人既得居官則能分別善惡無義之民必獲大
罪量其輕重斥之遠地乃能三處居此無義罪人三
居者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四裔
者四海之表最遠者也次九州之外者四海之內要
服之外次中國之外者謂罪人所居之國外也猶若
衛人居於晉去本國千里故孔注舜典云次千里之
外是也鄭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亦越成
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與孔不同

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

傳

桀之昏亂亦於成湯之道

得升大賜上天之光命王天下

。釐力之反耿工迺

反下同王

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

傳

湯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就其居言服罪又曰

能用剛柔正直三德之俊能就其俊事言明德嚴惟

不式克用三宅三俊

傳言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

象者以能用三居三德之法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

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傳湯在商邑用三宅三俊之

道和其邑其在四方用是大法見其聖德言遠近化

亦越至見德。正義曰不有所廢則無以興桀之滅亡夏家乃以開道湯德此言湯之能用人也桀之昏亂亦從成湯之道得升聞於天大賜受上天之光命得王有天下湯既為王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各就其居處言皆服其罪也又曰用三德之後人能便各就其俊事言皆明其德也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象者以其能用三居三俊之道和於其邑其在四方其在商邑用此三居三俊之道和於其邑其在四方用是斷罪任賢之大法見其聖德於民言遠近皆從化也。○樂之至天下。正義曰成湯之道得升聞從下而升於天故天賜之以光命使之得王天下為天子也。○賜光皆釋詁文。○湯乃至明德。○正義曰臯陶謨九德即洪範之三德細分以為九爾以此知三俊即是洪範所言剛克柔克正直三德之俊也能就其俊事言明德者用以俊又居官顯明其有德也。○上句言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先言用賢後言去惡此經先言三有宅後言曰三有俊者用賢去惡俱是立政之本上句先說夏禹言得賢然後去

惡見其須賢之功及說成湯文武先言去惡後言用賢又見惡宜速去或先或後所以互相見爾

嗚呼其在受德譬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

受德紂字馬云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並為威虐

受所為德也譬眉謹反徐亡巾反一音閔為于

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

乃惟眾習為過德之人同于其政言不任

賢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天以紂惡故敬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得用商所

受天命同治萬姓言皇天無親佑有德

甫耕○鳴呼至萬姓。正義曰既言湯以用賢而與
反○又說紂之失人而滅周公又歎曰嗚呼其在
殷王受德本性大惡自強惟進用刑罰與暴德之人
同治其國並為威虐乃惟衆習為過德之人與之同
共於其政由其任同惡之人故上天敬誅罰之乃使
我周家王有華夏用商所受天命同治天下萬姓言
周能用賢天親有德故得為天子。○受德至威虐
。正義曰泰誓三篇惟單言受而此云受德者則德
本配受共為一人故知受德是紂字也既受之與德
共為紂字而經或言受或言受德者呼之有單復
其人實為大惡德字乃為善名非是時人所為德知
是帝乙愛焉為作善字望其為善而反為大惡以其
行反其字明非時人呼也釋詁云警強也警即昏也
故訓為強言紂自強為惡惟進用刑罰身既進用刑
罰則愛好暴虐之人故為與之同於其國言非為威
虐。○乃惟至任賢。正義曰暴德言以暴虐為德
過德言以過惡為德習効為之衆者言其所任多也
紂任衆為過德之人與之同於其政言其不任賢也

與暴德同於其國與惡德同於其政其事一也異言
之爾收誓所云四方之多罪逋逃是信是使是以為
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是其事也
。○天以至有德。正義曰言天知其惡熟詳審下
罰故言敬罰也商本受天命周亦受天命故言用商
所受天命同治萬姓釋言云弁同也同為天子治萬
姓與商同也此經之意言周家有德皇天亦越文王
親有德也王肅云敬罰者謂須服五年

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紂之不善亦

於文武之道大行以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

三有賢俊之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言文武知

三宅三俊故能以敬事上天立民正長謂郊祀天建

諸侯○亦曰至長伯。正義曰既言上天云惡與善
滅殷興周即說文王武王能用求賢審官之

事桀惡所以興成湯紂惡可以開文武言紂之不善亦於文王武王使其道大行能知居三有惡人之心居之皆得其所言服其罪也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用之皆得其人言明其德也文武知此三宅三俊故能敬事上天稱天心也立民正長合民心也。紂之至之心。正義曰桀之昏亂開成湯紂之不善開文武其事同也於成湯言能受上天之命於文武云能敬事上帝前聖後聖為行必同交錯為文所以互相見爾文王受命武王伐紂二聖共成王道故文武並言之猶詩序云文武以天保已上治內采薇已下治外文武並言與此同也文王之時未定天下所立之官亦未具足下經所言立政任人已下三毫阪尹已上其所舉官屬多是文武時事以見二聖同道父作之子述之言其相成爾故以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言文王之聖心能揆度知惡人真惡須屏黜之知賢人實賢須舉用之故去惡進賢皆得其所賢人難識故特言灼然言其知之審也。傳言文至諸侯。正義曰上天之道與善去

事桀惡所以興成湯紂惡可以開文武言紂之不善亦於文王武王使其道大行能知居三有惡人之心居之皆得其所言服其罪也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用之皆得其人言明其德也文武知此三宅三俊故能敬事上天稱天心也立民正長合民心也。紂之至之心。正義曰桀之昏亂開成湯紂之不善開文武其事同也於成湯言能受上天之命於文武云能敬事上帝前聖後聖為行必同交錯為文所以互相見爾文王受命武王伐紂二聖共成王道故文武並言之猶詩序云文武以天保已上治內采薇已下治外文武並言與此同也文王之時未定天下所立之官亦未具足下經所言立政任人已下三毫阪尹已上其所舉官屬多是文武時事以見二聖同道父作之子述之言其相成爾故以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言文王之聖心能揆度知惡人真惡須屏黜之知賢人實賢須舉用之故去惡進賢皆得其所賢人難識故特言灼然言其知之審也。傳言文至諸侯。正義曰上天之道與善去

惡三宅三俊行合天心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敬事上帝伯亦長也故言立民正長天子祭天知敬事上帝謂郊祀天也天子建國知立民長伯謂建諸侯也以下句立政任人已下歷言朝廷之臣與蠻夷衆君知此立民長伯主謂諸侯詩周頌維清述文王之德言肇禋大雅皇矣美文王之伐言是類類禋皆是祭天之名是文王已祀天矣文王未立政任人準夫得封建諸侯其建諸侯維武王時爾

牧作三事 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人及牧治為天地人之三事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 趣馬掌

馬之官言此三者雖小官長必慎擇其人。趣七左

右攜僕百司庶府 雖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

有司主券契藏吏亦皆擇人。券音勸契苦。大都小

尚書疏 卷之二十七 二十八 反藏才浪反 反

伯藝人表臣百司

小臣猶皆慎擇其人况大都邑

之小長以道藝為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

非其任乎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太史下大夫掌邦

六典之貳尹伯長官大夫及眾掌常事之善士皆得

其人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此有三卿及次卿眾大

夫則是文武未伐紂特舉文武之初以為法則夷微

盧烝三毫阪尹

蠻夷微盧之眾帥及毫人之歸文

王者三所為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用賢

音反

立政至阪尹。正義曰言文武亦法禹湯審官以立
美政任人謂六卿準夫者平法之人謂理獄官也牧

者九州之收治為天地人之三事自虎賁已下歷舉
官名言此官皆須得其人而不以官之尊卑為次蓋以
從近而至遠虎賁綴衣趣馬三者官雖小須慎擇其
人乃至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之下至眾
府藏之吏亦須擇其人既言近王小官及遠官大者
小官猶須擇人况乎大都邑之小長與有道藝之人
為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以近
臣况遠臣以小官况大官既以近小况遠大又舉官
之次而掌事要者若太史下大夫長官大夫及眾掌
常事之善士皆須得其人更舉官之大者司徒司馬
司空之卿及次卿之眾大夫皆須得其人既畧言內
外之官又更遠及夷狄蠻夷微盧之眾帥與三處毫
民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須用賢人言文武於此諸
官皆求賢人為之也。文至三事。正義曰前
聖後聖其道皆同未必相放法也後人法前自是常
事因其上說禹湯立政故言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
也任人則前經所云常任六卿也準夫則準人也牧
者前云宅乃牧也前文有常伯綴衣虎賁不言牧此

尚書疏

卷之二十七 二十九

政古閣

不言常伯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前文先舉朝臣故
不言牧前已備文故此不言常伯其綴衣虎賁而言
牧者以下文自詳故此惟舉內外要官者言之故內
官舉任人準夫外官舉牧故下云繼自今我立政立
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又云自古商人亦越
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釋之
茲乃俾又皆據內外要重官以言之夫即人也立官
所以事天地治人民為此三事而已故以三事謂天
地人也王肅云文王所以立政任人常任也準夫準
人也牧者諸侯之長也與孔意同。○○趣馬至其人
○正義曰周禮趣馬為校人屬官馬一十二匹立趣
馬一人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是掌馬之小官也
綴衣是太僕也虎賁太僕皆下大夫也此三公六卿
亦為小尹之官雖文止三官亦包通在下之屬官二
官之下小官多矣趣馬即下士其馬一匹有圉師一
人是趣馬之下猶有小官也。○○雖左至擇人。正
義曰諸官有所務從業從王左右攜持器物之僕謂
寺人內小臣等也百司庶府謂百官有司之下

契府藏之吏謂其下賤人非百官有司之身也言此
等亦皆擇人。○○小臣至任乎。正義曰小臣猶皆
擇人况大都邑之小長謂公卿都邑之內大夫士及
邑宰之屬以身有道藝為民之表的楨幹之臣其都
邑之內屬官謂之小長周禮大宰職云乃施則于都
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兩謂兩卿長謂
公卿伍謂大夫殷謂衆士是也。○○太史至其人。
正義曰周禮太史下大夫二人掌建邦之六典又大
宰職亦云掌建邦之六典太史副貳大宰掌其正大
史掌其貳六典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六
卿所掌者也掌邦六典之貳其所掌事重故特言之
尹伯長官大夫周禮每官各有長若太史為史官之
長大司樂為樂官之長如此類皆是也及衆掌常事
之善士謂士為長官者其大夫及士不為長官者則
前云百司也居官必須善人此是總舉衆官故特言
吉士。○○此有至法則。正義曰周公攝政之時制
禮作樂其作立政之篇必在制禮之後周禮六卿而
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副卿之大夫有若周

尚書疏

卷之二十一 三十

政官制

禮小宰之類是也此文武未伐紂之時也遠舉文武之初以為法則爾泰誓下篇云王乃大巡六師六師則六軍也軍將皆命卿即伐紂之時已立六卿矣牧誓亦云司徒司馬司空舉之三卿者彼傳已解之云指誓戰者也。○變夷至用賢。正義曰牧誓所云有微虛彭濮人此舉夷微虛以見彭濮之等諸夷也。○則夷微已下以一尹總之故傳言蠻夷微虛之衆帥及亳民之歸文王者三所為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故言師言監亦是言為之立長義出經文尹也亳是湯之舊都此言三亳必是亳民分為三處此篇說立官之意明是分為三亳必是三所各為立監也亳人之歸文王經傳未有其事文王既未伐紂亳民不應歸之鄭王所說皆與孔同言亳民歸文王者蓋以此章雜陳文王武王時事其言以文王為主故先儒因言亳民歸文王爾即如此意三亳為已歸周必是武王時也及阪地之尹長傳言其山阪之地立長爾不知其指斥何處也鄭玄以三亳阪尹者共為一事云

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臯南轅轅西隆谷也皇甫謐以為三亳三處之地皆名為亳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古書亡滅既無要證未知誰得旨矣 文王

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

用能俊有德者○遠于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

慎惟有司之牧夫○文王無所兼知於毀譽衆言及

衆刑獄衆當所慎之事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勞于

求才逸於任賢○譽音餘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

罔敢知于茲○是萬民順法用違法衆獄衆慎之事

文王一無敢自知於此委任賢能而已

文王至于茲。正義

曰上既總言文武此又分而說之文王惟能其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其主養人之官用能俊有德者既任用後人每事委之文王無所兼知於衆人之言或毀或舉文王皆不知也衆獄斷罪得失文王亦不得知也衆所當慎之事文王亦不得知也惟慎擇在朝有司在外牧養民之夫是時萬民或順於法或用違法衆刑獄衆所慎之事文王一皆無敢自知於此惟委任賢能而已。文王至德者。正義曰上言文王能知三德三俊知此能居心者以遠惡舉善居其心也既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用賢養民是人君之常事也。文王至任賢。正義曰下云是訓用違即是在上庶言也是訓則辨譽之事用違則毀損之事但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分析言之爾

傳亦於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義

德奉遵父道

救亡

率惟謀從容德以立受此不不

基傳武王循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並受此

大大之基業傳之子孫

傳直亦越至丕基。正

循父道所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文王義德言奉行遵父道也又言武王遵循者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武王君臣能並受此大大之基業謂受命為天子傳之子孫。武王至子孫。正義曰以言並受則非獨王身故以為君臣並受此大大之基業謀從寬容之德是與臣謀及基業成就則君臣共有故言並受且王為天子臣為諸侯皆受基業各傳子孫是亦為並受也。嗚呼孺子王矣。傳歎稚子今已為王矣不可不勤法祖考之德繼

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不

乃俾亂傳繼用今已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及

準人牧夫我其能灼然知其順者則大乃使治之言

知臣下之勤勞然後莫不盡其力傳俾必爾反下同

相我愛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傳能治我

所受天民和乎我衆獄衆慎之事如是則勿有以代

之言不可復變傳相如字馬息亮反下勤相傳自一話

一言我則木惟成德之彥以又我愛民傳言政當用

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如此我則終惟

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傳怪反傳嗚呼孺子

正義曰周公既歷說禹湯文武乃復指戒成王嗚呼而歎孺子今已為王矣既正位為王事不可不慎繼續從今已往我王其與立政謂大臣也其與立事謂小臣也平法之人及養民之夫此等諸臣我王其能察之灼然知其順於事者則大乃使之治理言知其能有勤勞各盡心力然後用此賢臣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衆獄訟及衆當所慎之事必能如是則勿復有以代之言其法不可復變也政從君出為人主用是一善之言善在一言而已勿以惡言亂之王能如是我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天民矣。傳繼用至心力。正義曰自此已下四言繼自今者。庶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恐王不能終之戒成王使繼續從今已往常用賢也自訓為從亦訓為用此傳言用今已往下傳言從今已往其意同也政事相對則政大事小故以立政為大臣立事為小臣及準人牧夫畧舉四者以總諸臣成王任此人也其能灼然知其能順於事者則大乃使治領氏云君能知臣下順於事則臣感君恩大乃治理各盡心力也。傳能

治至復變。正義曰相訓助也助君所以治民事故相為治天命王者使之治民則天與王者此民故事能治我所受天民也能治下民理眾獄眾慎之事使得其所則為政之大要能如此則勿有以代之言此法盡善不可復變易也。據臣身既能如此不可以餘人代之也。○言政之民。正義曰釋詁云自謂也。話言也。舍人曰話政之善言也。孫炎曰話善之言也。然則話之與言是一物也。自一話者言人惡為政當用純一善言又云一言者純一善言在於一言而已。謂發號施令當須純一不得差貳欲令其口無可擇之言也。相氏曰人君為政之道當須用一善而已為善之法惟在一言也。末訓為終彥訓為美王能出言皆善口無可擇如此我王則終彥訓為美王能以治我所受天民矣。釋訓云美士為彥故彥為美。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歎所受

賢聖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孺子王矣。○稚直更反本亦作稱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

傳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從今已往惟以正是之道

治眾獄眾慎其勿誤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

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又。○言

用古商湯亦於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用賢人之法能

居之於心能用陳之此乃使天下治。○釋音亦。○嗚呼至

正義曰且者周公名也周公又嘆曰嗚呼我旦已受

賢聖人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孺子王矣王宜依行

之繼續從今以往文王之子孫其勿得過誤於眾獄

訟眾所慎之事惟當用是正是之道治之川古商人

成湯亦於我周家文王其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此等

諸官皆用賢人之法則能居之於心能用陳之於位

尚書疏 卷之二十一 洪武閣

明識賢人用之為官此乃使天下大治戒成王使法
之。言用至下治。正義曰上陳禹湯文武此覆
上文惟言湯與文王者言有詳畧無別意也能居之
於心謂心知其賢也能用陳之謂陳列於位用之以
為官也王肅曰則能居之在位能用
陳其才力如此故能使天下治也

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商周賢聖之國

則無有立政用儉利之人者儉人不順於德是使其

君無顯名在其世。儉息廉反徐七漸反本。繼自今

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勳相我國家。立政

之臣惟其吉士用勉治我國家。勳音邁。國則至國家

言湯與文王用賢大治又言其不宜用小人商周聖
賢之國無有立政用儉利之人者此儉利之人不順

於德若其用之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也王常繼
續從今已往立其善政其勿用儉利之人其惟任用

善士使勉力治我國家教。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

王使用善士勿使小人也。告文王之子孫言稚子已即政為王矣所以厚戒其

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獨言眾獄有司欲其

重刑慎官人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其當能

治汝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起一

反馬云。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方四方海

表蠻夷戎狄無不服化者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

王之大烈。能使四夷賓服所以見祖之光明揚父

尚書疏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五 文王

之大業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惟能用賢才為常人不可以天官有所私

正義曰今告汝文王之子文王之孫孺子今已即政

為王矣我所以須厚戒之王其勿誤於衆治獄之官

當須慎刑也惟有司之牧夫有司主養民者宜得賢

也治獄之吏養民之官若任得其人使其能治汝戎

服兵器以此升行禹之舊迹四方而行至於天下至

於四海之表無有不服王之化者以顯見文王之光

明以播揚武王之大業言任得賢臣則光揚父祖周

公又歎曰嗚呼繼自今後世之王立行善政

其惟能用常人必使常得賢人不可任非其才此雖

有戒成王乃是國之常法因以戒後王言此法可

行也。獨言至官人。正義曰上有庶慎立政立

事牧夫準人此獨言庶獄與有司之牧夫者言庶獄

欲其重刑言有司牧夫欲其慎官人也。其當至

舊迹。正義曰立官所以收養下民戒備不虞故以

詰爾戎兵為言也戎亦兵也以其並言戎兵故傳以

為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遠行必

登山故以陟言之如禹之陟方意亦然。方四至

化者。正義曰方行天下言無所不至故以方為四

方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知海表謂

夷狄戎蠻無有不服化者即詩小雅云蓼蕭澤及四

海是也。其惟至所私。正義曰官須常得賢人

故惟賢是用用賢是常常則非賢不可人主或知其

不賢以私受用之代天為官

故言不可以天官有所私

周公若曰太史

事并告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

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法敬汝所用之獄以

長施行於我王國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此必

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此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

刑書疏 卷之十一 漢書

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所行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行。○周公至中罰。正義曰周公史掌廢置官人故呼而告之。昔日司寇蘇公既能用法汝太史當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王國欲使太史選主獄之官當求蘇公之比也。此刑獄之法有所慎行必以其體式列用中常之罰不輕不重當如蘇公所行也。○念生至之比。正義曰成十一年左傳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念生以溫為司寇是念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也。蘇是國名所都之地其邑名溫故傳言以溫也。特舉蘇公治獄官以告太史知其言主獄之官當求蘇公之比類也。○此法至告之。正義曰治獄必有定法此定法有所慎行周禮大司寇云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重各有體式行列周公言然之時是法為平國故必以其列用中罰使不輕不重美蘇公治獄使列用中罰明中罰不輕不重是蘇公所行也。

唐孔穎達疏

周禮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有爵祿廢置生殺與奪之法太史亦掌邦之六典以副貳大宰是太史有廢置官人之制故特呼而告之也。

刑官第二十二

周書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

在成王即政後事相國故連言之還歸在豐作周官

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

刑書疏

卷之十一 三十七

漢書

人之制故告之如字...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尚書註疏卷第十八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周官第二十二

周書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

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

在成王即政後事相因故連言之還歸在豐作周官

傳 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

周官傳 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禮

成王至周官正義

尚書疏 卷之十八 一 及古閣

曰成王於周公攝政之時既黜殷命及其即位
之後滅淮夷於是天不大定自滅淮夷還歸在
豐號令羣臣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史敘
其事作周官○**傳**黜殷至言之○正義曰據金
縢之經大誥之序知黜殷命在周公攝政三年
東征之時也據成王政之序費誓之經知滅淮
夷在成王即政之後也淮夷於攝政之時與武
庚同叛成王既滅淮夷天下始定淮夷本因武
庚而叛黜殷命與滅淮夷其事相因故雖則異
年而連言之以見天下既定乃作周官故也下
經言四征弗庭是黜滅之事也罔不承德是安
寧之狀也序顧經文故追言黜殷命以接滅淮
夷見征伐乃安定之意也○**傳**成王至西周○
正義曰以洛誥之文言王在新邑今復云在豐
故解之也史記周本紀云太史公曰學者皆稱
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
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言成王雖
作洛邑猶還西周之事也多方云王來自奄至

於宗周宗周即鎬京也於彼不解至此始為傳
者宗周雖是鎬京文無豐鎬之字故就此解之
武王既以遷鎬京今王復在豐者豐鎬相近舊
都不毀豐有文王之廟故事就豐言之故也○
傳言周至之法○正義曰周禮每官言人之員
數及職所掌立其定法授與成王成王即政之
初即有淮夷叛逆未暇得以立官之意號令羣
臣今既滅淮夷天下清泰故以周家設官分職
用人之法以誥羣臣使知立官之大旨也設官
分職周禮序官之文言設置群官分其職掌經
言立三公六卿是設官也各言所掌是分職也
各舉其官之所掌示以才堪乃得居之是說用
人之法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傳**即政撫萬國巡行天下侯服

甸服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傳**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

尚書疏 卷之十八 二 及古蜀

者所以安其兆民十億曰兆言多六服群辟罔不承

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

服還歸於豐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直吏反下至冢

宰經注同惟周至治官正義曰惟周之王者布政教

侯之君無有不奉承周注同之德者自滅淮夷而歸於

宗周豐邑乃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敎王發言之端

也○即政至甸服○正義曰檢成王政之序與費

誓之經知成王即政之年奄與淮夷又叛叛即往伐

今始還歸多方云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與

此滅淮夷而還歸在豐為一事也年初始叛五月節

歸其間未得巡守於四方也而此言撫萬國巡行天

下其實止得撫巡向淮夷之道所過諸侯爾未是用

四仲之月大巡守也以撫諸侯巡守是天子之大事

因即大言之爾周之法制無萬國也惟伐淮夷非四

征也言萬國四征亦是夫言之爾六服而惟言侯甸

者二服去圻最近舉近以言之言王巡省徧六服也

也釋詁云庭直也緩安也諸侯不直謂叛逆王命侵

削下民故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

楚語云十日百姓于品萬官億醜兆民每數相十知

十億曰兆稱兆言其多也○六服至百官○正義

曰周禮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鎮蕃三服在九州之外

夷狄之地王者之於夷狄羈縻而已不可同於華夏

故惟舉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也序云還歸在

豐知宗周即豐也周為天下所宗王都所在皆得稱

之故豐鎬與洛邑皆名宗周釋詁云董督正也是董

得為督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下戒勅是董正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言當順

古大道制治安國必于未亂未危之前思患預防之

論王曰至未危。正義曰：治謂政教，邦謂國家。治有失則亂，家不安則危。恐其亂則預為之制，慮其危則謀之使安。制其治於未亂之前，安其國於未危之前。張官設府，使分職明察，任賢委能，令事務順。理如是則政治而國安矣。標此二句於前，以示立官之意。必於未亂未危之前為之者，思患而預防之思患而預防之易既也。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濟卦象辭也。

外有州牧，侯伯。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治。言有法。官長助長並同。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官職有序，故眾政惟和，萬國皆安。所以為正治。夏商官倍，亦克用乂。禹湯建官二百，亦能

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言聖帝明王立政，修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曰：唐虞至其人。正義曰：既言須立官之意，乃追述前代之法止而復言，故更加一曰：唐堯舜考行古道，立官惟數，止一百也。內有百揆，四岳者，百揆揆度百事，為羣官之首，立一人也。四岳內典四時之政，外主方岳之事，立四人也。外有州牧、侯、伯、牧、一州之長，侯、伯、五國之長，各監其所部之國。外內置官，各有所掌，眾政惟以協和萬邦，所以皆安也。夏禹商湯立官倍多於唐虞，雖不及唐虞之清簡，亦能用以為治。明王立其政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言自古制法皆明，開官司求賢以處之也。道堯舜至有法。正義曰：百人無主不散，則亂有父則有君也。君不獨治，必須輔佐有君，則有臣也。易序卦云：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則君之興次父子之後，人民之始則當有之，未知其所由來也。雖遠舉唐虞復古也。

尚書疏

卷之八

汲古閣

王曰至未危。正義曰：治謂政教，邦謂國家。治有失則亂，家不安則危。恐其亂則預為之制，慮其危則謀之使安。制其治於未亂之前，安其國於未危之前。張官設府，使分職明察，任賢委能，令事務順。理如是則政治而國安矣。標此二句於前，以示立官之意。必於未亂未危之前為之者，思患而預防之思患而預防之易既也。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濟卦象辭也。

外有州牧，侯伯。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治。言有法。官長助長並同。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官職有序，故眾政惟和，萬國皆安。所以為正治。夏商官倍，亦克用乂。禹湯建官二百，亦能

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言聖帝明王立政，修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曰：唐堯舜考行古道，立官惟數，止一百也。內有百揆，四岳者，百揆揆度百事，為羣官之首，立一人也。四岳內典四時之政，外主方岳之事，立四人也。外有州牧、侯、伯、牧、一州之長，侯、伯、五國之長，各監其所部之國。外內置官，各有所掌，眾政惟以協和萬邦，所以皆安也。夏禹商湯立官倍多於唐虞，雖不及唐虞之清簡，亦能用以為治。明王立其政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言自古制法皆明，開官司求賢以處之也。道堯舜至有法。正義曰：百人無主不散，則亂有父則有君也。君不獨治，必須輔佐有君，則有臣也。易序卦云：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則君之興次父子之後，人民之始則當有之，未知其所由來也。雖遠舉唐虞復古也。

尚書疏

卷之八

汲古閣

王曰至未危。正義曰：治謂政教，邦謂國家。治有失則亂，家不安則危。恐其亂則預為之制，慮其危則謀之使安。制其治於未亂之前，安其國於未危之前。張官設府，使分職明察，任賢委能，令事務順。理如是則政治而國安矣。標此二句於前，以示立官之意。必於未亂未危之前為之者，思患而預防之思患而預防之易既也。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濟卦象辭也。

外有州牧，侯伯。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治。言有法。官長助長並同。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官職有序，故眾政惟和，萬國皆安。所以為正治。夏商官倍，亦克用乂。禹湯建官二百，亦能

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言聖帝明王立政，修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曰：唐堯舜考行古道，立官惟數，止一百也。內有百揆，四岳者，百揆揆度百事，為羣官之首，立一人也。四岳內典四時之政，外主方岳之事，立四人也。外有州牧、侯、伯、牧、一州之長，侯、伯、五國之長，各監其所部之國。外內置官，各有所掌，眾政惟以協和萬邦，所以皆安也。夏禹商湯立官倍多於唐虞，雖不及唐虞之清簡，亦能用以為治。明王立其政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言自古制法皆明，開官司求賢以處之也。道堯舜至有法。正義曰：百人無主不散，則亂有父則有君也。君不獨治，必須輔佐有君，則有臣也。易序卦云：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則君之興次父子之後，人民之始則當有之，未知其所由來也。雖遠舉唐虞復古也。

尚書疏

卷之八

汲古閣

王曰至未危。正義曰：治謂政教，邦謂國家。治有失則亂，家不安則危。恐其亂則預為之制，慮其危則謀之使安。制其治於未亂之前，安其國於未危之前。張官設府，使分職明察，任賢委能，令事務順。理如是則政治而國安矣。標此二句於前，以示立官之意。必於未亂未危之前為之者，思患而預防之思患而預防之易既也。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濟卦象辭也。

外有州牧，侯伯。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治。言有法。官長助長並同。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官職有序，故眾政惟和，萬國皆安。所以為正治。夏商官倍，亦克用乂。禹湯建官二百，亦能

說命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王者立官皆象
 天為之故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也五行佐
 天群臣佐主以此為象天爾不必其數有五乃象五
 行故以百揆四岳為五行之象左傳少昊立五鳩氏
 顓頊已來立五行之官其數亦有五故置於五行矣
 舜典云肇十有二州此說虞事知置州牧十二也侯
 伯謂諸侯之長益稷篇禹言治水時事云外薄四海
 咸建五長知侯伯是五國之長也成王說此事者言
 堯舜所制上下相維內外咸治言有法也此言建官
 惟百夏商官倍則唐虞一百夏商二百禮記明堂位
 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者今予小子祗勤于
 禮記是後世之言不與經典合也

德夙夜不逮傳今我小子敬勤於德雖夙夜匪懈不
 能及古人言自有極○逮音代一音大仰惟前代時
若訓迪厥官傳言仰惟先代之法是順謂蹈其所建

官而則之不敢自同堯舜之官準擬夏殷而蹈之立
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傳師
 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者此
 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言有
 德乃堪之○變素協反**官不必備惟其人**傳三公之
 官不必備員惟其人有德乃處之○處昌呂反**少師少傅**
少保曰三孤傳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卑於公
 尊於卿特置此三者○少詩照**貳公弘化寅亮天地**
弼予一人傳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以

輔我一人之治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天官

卿稱太宰主國政治統理百官均平四海之內邦國

言任大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地官卿司徒

主國教化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衆民使大小皆

協睦○擾而小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春官

卿宗廟官長主國禮治天地神祇人鬼之事及國之

古凶賓軍嘉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司馬掌邦政

統六師平邦國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

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司寇掌邦禁詰姦

慝刑暴亂秋官卿主寇賊法禁治姦惡刑強暴作

亂者夏司馬討惡助長物秋司寇刑姦順特殺司空

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

士農工商四人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能吐生百

穀故曰土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道

九州牧伯爲政大成兆民之性命皆能其官則政治

○倡人亮反下同今予至厥官○正義曰王言今

鼻音直治直吏反我小子敬勤於德雖早夜不懈

怠猶不能及於唐虞仰惟先代夏商之法是順訓路

夏殷之官爾若與訓俱訓為順也。師天至堪之。
 正義曰三公俱是教道天子輔相天子緣其事而
 為之名三公皆當運致天子使歸於德義傳於保下
 言保安天子於德義總上三者言皆然也禮記文王
 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
 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道德別掌者內得於
 心出行於道道德不甚相遠因其並釋師保故分配
 之爾於公云變理陰陽於孤云寅亮天地和理敬信
 義亦同爾以孤副貳三公故其事所掌不異。禮
 官至任大。正義曰此經言六卿所掌之事攝引周
 禮為之總目或據禮文或取禮意雖言有小異義皆
 不殊周禮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治
 官之屬太宰卿一人馬融云冢大也宰治也大治者
 兼萬事之名也鄭玄云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
 總焉則謂之冢列職於上則稱大冢者大之上也山
 頂曰冢是解冢大異名之意太宰職云三日禮典以
 統百官馬融云統本也百官是宗伯之事也此統百
 官在冢宰之下當以冢尊故命統治百官為冢宰之

事治官禮官俱得統之也禮云以佐王均邦國此言
 均四海故傳辨之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與孔意不異
 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大宰職云二
 曰教典以擾萬民鄭玄云擾亦安也言饒衍之傳亦
 以擾為安五典即五教也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
 之人民使大小協睦也舜典云契為司徒敬敷五教
 周禮司徒掌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
 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刑禮教親則民
 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
 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
 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
 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
 實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鄭
 玄云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然則十有二細分五
 教為之五教可以常行謂之五典五典謂父義母慈
 兄友弟恭子孝也。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
 云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

國宗廟也伯長也宗廟官之長故名其官為宗伯其
職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又主吉賓軍
嘉之五禮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有五賓禮之
別有八軍禮之別有五嘉禮之別有六總有三十六
禮皆在宗伯職掌之文文煩不可具載大宰職云三
日禮典以和邦國以諧萬民其職又有以玉作六瑞
以等邦國以禽作六贊以等諸臣是以和上下尊卑
等列也○禮夏官至亂者○正義曰周禮云乃立夏
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以職主
戎馬之事有掌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
亂者天子六軍軍師之通名也案其職掌九伐之法
馮弱犯寡則皆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
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
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
獸行則滅之○禮秋官至時殺○正義曰周禮云乃
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其
職云刑邦國詰四方馬融云詰猶窮也窮四方之姦
也孔以詰為治是主寇賊法禁治姦慝之人刑殺其

強暴作亂者夏官主征伐秋官主刑殺征伐亦殺人
而官屬異時者夏司馬討惡助夏時之長物秋司寇
刑姦順秋時之殺物也周禮云掌邦刑此云掌邦禁
者避下刑暴亂之文故云掌邦禁○禮冬官至曰土
○正義曰周禮冬官亡小宰職云六曰冬官掌邦事
又云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馬融云事職掌
百工器用乘耜弓車之屬與此主土居民全不相當
冬官既亡不知其本禮記王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
以制邑度地以居民是明冬官本有主土居民之事
也齊語云管仲制法令士農工商四民不雜即此居
民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士也土則地利為之名以
其吐生百穀故曰土也周禮云事此云土者為下有
居四民故云土以
居民為急故也
六年五服一朝
五服侯甸男采
衛六年一朝會京師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

岳
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

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諸

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傳觀四方諸侯各朝於方

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之法禮記六年至黜陟。正義

皆與周禮符同則六年五服一朝亦應是周禮之法

而周禮無此法也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

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男服三歲一見其貢

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衛服五歲一見其貢

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先儒說周禮者皆云

見謂來朝也必如所言則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

無六年一朝之事昭昭乎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

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

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

道恒繇是興說左傳者以為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

二年而盟事與周禮不同謂之前代明王之法先儒

未嘗措意不知異之所繇討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

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蒞

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亦相當也叔向盛陳此法以懼

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

何所畏懼而敬以從命乎且云自古以來未之或失

則當時猶尚行之不得為前代之法脅當時之人明

矣明周有此法禮文不具爾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

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見者皆是君自朝乎遣使

殷見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殷

見曰詞何必不是再會而盟乎周公制禮若無此法

然據舜典同律度量衡已下皆是也王曰嗚呼凡

所云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以四時巡行故云時巡考

也。禮周制至守然。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十有

服路遠外逼四夷不必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

二歲。王巡守殷國是周制十二年一巡守也如舜典

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

傳有官君子大夫以上歎而戒之使敬汝所司慎汝

出令從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若二三其

令亂之道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傳**從政以公平滅私

情則民其信歸之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傳**

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以古義議

度終始政乃不迷錯**傳**度待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

利口亂厥官**傳**其汝為政當以儀典常故事為師法

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傳**王曰至厥官○正義曰上

君子謂大夫已上有職事者汝等皆敬汝所主之職
事慎汝所出之號令出於口惟即行之不惟反之
而不用是去而後反也為政之法以公平之心滅已
之私欲則見下民其信汝而歸汝矣學古之典訓然
後入官治政論議時事必以古之制度如此則政教
乃不迷錯矣其汝為政當以舊典常故事作師法無
以利口辯佞亂其官教之以居官為政之法也○**傳**
有官至之道○正義曰教之出令使之號令在下則
是尊官故知有官君子是大夫已上也下云三事暨
大夫是也安危在於出令故慎汝出令是從政之本
也令既出口必須行之令而不行是去而更反故謂
之反也不惟反者令其必行之勿使反也若前令不
行而倒反別出後令以改前令二三其政則在下不
知所從是亂之道也○**傳**言當至迷錯○正義曰襄
三十一年左傳子產云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
學者也言將欲入政先學古之訓典觀古之成敗擇
善而從之然後可以入官治政矣凡欲制斷當今之
事必以古之義理議論量度其終始合於古義然後

行之則其為之政教乃不迷錯也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

事惟煩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情忽略必亂其政

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臨政事必煩蓄勅六反莅音利

又音類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

後艱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功高

繇志業廣繇勤惟能果斷行事乃無後難言多疑必

致患斷丁亂蓄疑至後艱正義曰又戒群臣反下註同使孺於割斷勤於職事蓄積疑惑

不能強斷則必敗其謀慮怠惰忽畧不能恪勤則荒廢政事人而不學如面向牆無所覩見以此臨事則惟煩亂不能治理戒汝卿之有事者功之高者惟志意疆正業之大者惟勤力在公惟能果敢決斷乃無

有後日艱難言多疑必將致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後患矣申說蓄疑敗謀也

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驕侈

以行已所以速亡恭儉惟德無戴爾偽言當恭儉

惟以立德無行姦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為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且美為偽飾巧百

端為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為居寵思危固不惟畏

弗畏入畏言雖居貴寵當思危懼無所不畏若乃

不畏則入可畏之刑推賢讓能庶官乃不和政庖

賢能相讓俊又在官所以和諧庖亂也舉

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傳所舉能修

其官惟亦汝之功能舉匪其人亦惟汝之不勝其任

音升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傳

歎而勅之公卿已下各敬居汝所有之官治汝所有

之職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斃傳言當敬治

官政以助汝君長安天下兆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

厭我周德傳○敬音亦長直傳為德至可為○正義

道而行無所經營於心逸豫功成則譽顯而名益美

也為偽者行違其方枉道求道思念欺巧於心勞苦

詐窮則道屈而事日益拙也以此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傳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野狔

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叛王伐而服

之故肅慎氏來賀傳肅慎馬本作息慎云北夷也駒

反地理志音寒貉孟白反說文作貉力支反野戶且

北方豸種孔子曰貉之言貉貉惡也王俾榮伯作賄

肅慎之命傳榮國名同姓諸侯為卿大夫王使之為

命書以幣賄賜肅慎之來賀傳○俾必爾反傳成王至

正義曰成王即政之初東夷背叛成王既伐而服之

東北遠夷其國有名肅慎氏者以王戰勝遠來朝賀

王賜以財賄使榮國之伯為策書以命肅慎之夷嘉

其慶賀慰其勞苦之意史敘其事作賄肅慎之命多

篇也○傳海東至來賀○正義曰成王伐淮夷滅徐

奄指言其國之名此傳言東夷非徒淮水之上夷也

故以為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駟狔之屬此皆於孔君
之時有此名也周禮職方氏四夷之名八蠻九貉鄭
玄云北方白貉又云東北夷也漢書有高駒麗扶餘
韓無此駟駟即彼韓也音同而字異爾多方云王來
自奄奄在後滅言滅奄即來必非滅奄之後更伐東
夷夷在海東路遠又不得先伐遠夷後來滅奄此云
成王既伐東夷不知何時伐之魯語云武王克商遂
通道於九夷入蠻於是肅慎氏來賀貢楛矢則武王
之時東夷服也成王即政奄與淮夷近者尚叛明知
遠夷亦叛蓋成王親伐淮夷而滅之又使偏師伐東
夷而服之君統臣功故言王伐不是成王親自伐也
肅慎之於中國又遠於所伐諸夷見諸夷既服故懼
而來賀也○蔡國至夷云正義曰晉語云文王
誡於蔡原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於文王之時
各次畢公之下則是大臣也未知此時榮伯是彼榮
公以否或是其子孫也同姓諸侯相傳為然注國語
者亦云榮周同姓不知時為何官故並云卿大夫王
使榮伯明使之有所作史錄其篇名為肅慎之命

明是王使之為命書以幣賜肅慎氏之夷也

周公在豐

致政老歸將沒欲葬成周

已所營作示

終始念之公薨成王葬于畢

不敢臣周公故使近

文武之墓

近附

告周公作亳姑

周公徙奄君於

亳姑因告極以葬畢之義斥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

遷之功成亡

久反

既致政於王歸在豐邑將沒

遺言欲得葬於成周以成周是已所營示已終始念

之故欲葬焉及公薨成王葬於畢以文武之墓在畢

示已不敢臣周公使近文武之墓王以葬畢之義告

周公之極又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言亳姑功成史

敘其事作亳姑之篇案帝王世紀云文武葬於畢畢

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俱在

尚書流

卷之八

十三

文選

長安西北。○致政老歸。正義曰：周公既還政成王，成王又留為太師，今言周公在豐，則是去離王朝，又致太師之政，告老歸於豐，如伊尹之告歸也。成王封伯禽於魯，以為周公後，公老不歸魯，而在豐者，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何休云：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刃心，趣向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為主所以一天下之心。於周室是言周公不歸魯之意也。歸豐者，蓋以先王之都，欲近其宗廟故也。○周公至成。亡。正義曰：序說葬周公之事，其篇乃名毫姑，篇名與序不相允，會其篇既亡，不知所道，故傳原其意而為之說。上篇將遷毫姑，序言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毫姑者，是周公之意，令告周公之極，以葬畢之義，乃用毫姑為篇名，必是古葬之時，并言及奄君已定於毫姑，言周公所遷之功成，故以名篇也。

君陳第二十三

周書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

傳

成王重出公所營

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作君陳。**傳**作書命之。

君陳

傳

臣名也，因以名篇。

○鄭註禮記云：周公之子。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

傳

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

行已以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傳

言善父母者。

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傳

此東郊，監殷頑民教訓之。

○監工衙反。

昔周公師保萬民。

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言周公師安天下

之民民歸其德今往承其業當慎汝所主此循其常

法而教訓之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勉明周公

之教惟民其治懋音茂治直吏周公至君陳○

殷頑民於成周頑民既遷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沒

成王命其臣名君陳代周公監之分別居處正此東

郊成周之邑以策書命之史錄其事作策書為君陳

篇名○成王至官司○正義曰成周周之下都監

成周者正是一邑宰爾而特命君陳大其事者成王

重周公所營猶恐殷民有不服之者故命君陳分居

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也以畢命之序言分居知

此分亦為分居分別殷民善惡所居即畢命所云旌

別淑慝表厥宅里是也言東郊者鄭玄云天子之國

五十里為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言成周之

邑為周之東郊也○臣名至名篇○正義曰孔

云臣名則非周公也鄭玄注中庸云君陳蓋居公

子者以經云周公既沒命君陳猶若蔡叔既沒命蔡

仲故也孔未必然矣○言其至以恭○正義曰令

德在身之大名孝是事親之稱恭是身之所行言其

善專父母行已以恭也釋訓云善父母為孝善兄弟

為友○言善至政令○正義曰父母尊之極兄弟

親之甚緣其施孝於極尊乃能施友於甚親言善專

父母者必友於兄弟推此親親之心以至於

疎遠每事以仁恕行之故能施有政令也

我聞曰

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所聞之

古聖賢之言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於神明所謂

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勝之以德爾尚式時

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汝庶幾用是

尚書疏

卷之六

法古

尚書

公之道教殷民惟當日孜孜勤行之無敢自寬暇逸
豫音茲我聞至逸豫。正義曰我聞人之言曰有
明所言馨香感神者黍稷飲食之氣非馨香也明德
之所遠及乃惟為馨香爾勉勵君陳使為德也欲必
為明德惟法周公法當庶幾用是周公之道惟當每
日孜孜勤法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教使勤於事也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此言
凡人有初無終未見聖道如不能得見已見聖道而
不能用之所以無成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汝戒勿為凡人之行民從上教而變猶草應風而偃
不可不慎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

虞庶言同則繹

繹謀其政無有不先慮其難有所廢

有所起出納之事當用汝衆言度之衆言同則陳而

布之禁其專

釋音亦度符洛反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

于內爾乃順之于外

爾汝有善謀善道則入告汝君

於內汝乃順行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此善謀此善道惟我若之德善則稱君人臣之義嗚

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顯歎而美之曰臣於人者

皆順此道是惟良臣則君顯明於世王曰君陳爾惟

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

爾汝為政當

闢大周公之大訓無乘勢位作威人上無倚法制以

行刻削之政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寬不失制動不

失和德教之治容反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

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殷人有罪在刑法者我

曰刑之汝勿刑我曰赦宥汝勿宥惟其當以中正乎

理斷之○辟扶亦反下同中如有弗若干汝政弗化

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有不順於汝政不變於汝

教刑之而懲止犯刑者乃刑之徂于姦宄敗常亂俗

三細不宥習於姦宄凶惡毀敗五常之道以亂風

俗之教罪雖小三犯不赦所以絕惡源

○徂女九反

至不宥。正義曰王呼之曰若陳汝今為政當弘大

周公之大訓周公既有大訓汝當遵而行之使其法

更寬大汝奉周公之訓無得依恃形勢以作威於人

無得倚附法制以行刻削百姓必當寬容而有法制

使疎而不漏從容以和協於物莫為褊急此成周殷

民有犯事在於刑法未斷決者我告汝曰刑罰之汝

惟勿得刑罰之我告汝曰赦宥之汝惟勿得赦宥之

惟其以中正平法斷決之不得從上意也其有不順

於汝之政令不化於汝之訓教其罪既大當行刑中

刑罰一人可以止息後犯者故去刑者乃刑之如

其罪或輕細罰不當理雖刑勿息故不可輒刑若有

人習於姦宄凶惡敗五常之道亂風俗之教三犯其

尚書疏

卷之六

刑

也凡在人上位貴於人勢足可畏者多乘是形勢以作威刑於人倚附公法以行其制之政故禁之也。寬不至之治。正義曰寬不失制則經寬而有制。動不失和則經從容以和言動謂從容也。孫炎曰狃於至惡源。正義曰釋言云狃復也孫炎曰狃狃前復為也古言狃狃是貫習之義故以習解狃習於為也。凶惡言為之不知止也敗常亂俗有大有小罪雖小者三犯不赦恐其滋大所以絕惡源也此謂所犯小事言三者再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人。頑黨不喻汝當訓之無忿怒疾之使人當器之無責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為人君

長必有所含忍其乃有所成有所包容德乃為大欲其忍耻藏垢。長誅文反。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其忍耻藏垢。垢工反。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

簡別其德行修者亦別其有不修者善以勸能惡以沮否。別彼列反沮在汝。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進顯其賢良者以率勉其有不良者使為善。爾無

良。正義曰民者真也當以漸教之故戒君陳民有不知道者汝無忿怒疾惡頑黨之民當以漸教訓之無求備於一人當取其所能在為人君必有所含忍其事乃有所成有所寬容其德乃能大欲其寬大不亦簡別其有不修德行者進顯其賢良以率勵其不

性敦厚因所見所習之物有遷變之道故必慎所以示之違上所命從厥攸好。人之於上不從其令從

其所好故人主不可不慎所好○好呼爾克敬典在

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汝治人能敬常在道

德是乃無不變化其政教則信升於大道惟予一人

膺受多福○汝能升大道則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

福無凶危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非但我受多

福而已其汝之美名亦終此稱誦於長世言沒而不

朽○長如字惟民至永世○正義曰惟民初生自

朽許久反○然之性皆敦厚矣因見所習之物本

性乃有遷變為惡皆由習效使然人之情性好違上

所命命之不必從也從其君所好君之所好民必從

之在上者不可不慎所好也汝之治民能敬當從終

常在於道德教之汝以道德教之是民乃無不變化

民皆變從汝化則信升於大道矣汝能如此惟我一

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矣其汝之美名亦終有稱

誦之美辭於長世矣

顧命第二十四

周書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二公為二伯中分天下而治

之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臨終之命曰顧命息亮

反顧王戶反馬云成王將崩顧命○成王至顧命

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正義曰成王病

罔將崩召集群臣以言命太保召公太師畢公使率

領天下諸侯輔相康王史敘其事作顧命○二公

至治之○正義曰禮記曲禮下文云九州之長曰牧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鄭玄云職主也謂為三公者

是伯分主東西者也周禮太宗伯云入命作牧九命
作伯鄭云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此禮文皆
伯尊於牧牧主一州明伯是中分天下者也禮言職
方是各主一方也此二伯即三公為之隱五年公
羊傳云諸公者何天子三公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
相也天子之相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
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言三公為二伯也
公羊傳漢世之書陝縣者漢之弘農郡所治其地居
二京之中故以為二伯分掌之界周之所分亦當然
也公羊傳所言周召分主謂成王即位之初此時周
公已薨故畢公代之周官篇三公之次太師太傅太
保太保最在下此篇以召公為先者三公命數尊卑
同也王就其中委任賢者任之重者則在前耳○
臨終至顧命○正義曰說文云顧還視也鄭玄云迴
首曰顧顧是將去之意此言臨終之命
曰顧命言臨將死去迴顧而為語也

顧命

傳

實命群臣敘以要言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傳

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

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

○懌音亦馬本作不釋云不釋疾不解也

甲子

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傳

王大發大命臨群

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盥頰面扶相者被以

冠冕加朝服憑玉几以出命

○洮他刀反徐音逃馬云洮洮髮也頰音梅說

文作沐云古文作頰馬云頰頰面也被皮義反徐扶

為反注同憑皮冰反下同說文作凭云依倚也字林

同父冰反齊側皆反臨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

公衛侯毛公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太保畢毛稱

公則三公矣此先後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

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

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

召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如鏡反彤徒

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

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顧命至御事○正

御事敘王以病召臣為發言之端自王曰至冒貢于

非機是顧命之辭也茲既受命至立于側階言命後

王崩欲宣王命布陳儀衛之事也自王麻冕已下敘

康王受命之事實命至要言○正義曰王之所

命實普命群臣序以要約為言直云命召公畢公傳

不於上召公畢公之下而解於顧命之下言之者以

上欲指明三公中分天下之事非是總語故命不得

言之顧命是總命群臣非但召畢而已故於此解也

○成王至悅擇正義曰成王崩年經典不載漢

書律歷志云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

甲子哉生魄即引此顧命之文以為成王即位三十

年而崩此是劉歆說也孔以甲子為十六日則不得

與歆同矣鄭玄云此成王二十八年傳惟言成王崩

年未知成王即位幾年崩也志又云死魄朔也生魄

望也明死魄生從望為始故始生魄為月十六日即

是望之日也釋詁云擇樂也有疾故不悅擇下云病

日臻既彌留則成王遇病已多日矣於哉生魄下始

言王不擇者甲子是發命之日為兆頽張本耳○

王大發至出命正義曰凡有敬事皆當潔清王將

發大命臨群臣必齋戒沐浴今有病疾之故不能沐

浴故但洗頽而已禮洗手謂之盥洗面謂之盥內則

云子事父母而垢燂請饋頽是洗面知兆為盥手

言水謂洗盥俱用水扶相王者以冕服加王鄭玄云

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或當然也冕服以

冕服被王首也加朝服以服加王身也謂以衮冕朝

諸侯之服加王身也鄭以為玄冕如不然者以顧命

尚書疏 卷之二十八 三十一 文古

群臣大發大命以文武之業傳社稷之重不應惟服
玄冕而已觀禮王服袞冕而有玉几此既憑玉几明
服袞冕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王位設黼裳
前南向設左右玉几是王見群臣當憑玉几以出命
○禮同召至公卿○正義曰下及御事蒙此同召之
文故云同召六卿下及御事也以王病甚故同時俱
召之太保是三公官名畢毛又亦稱公知此三人是
三公也三人是三公而與侯伯相次知六者是六卿
衛侯為司寇而位第五知此先後是六卿次第也以
三公尊故特言公其餘三卿舉其本爵見其以國君
入為卿也天子三公皆以卿為之不復別置其人高
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為領故言召公領之
三公領之定四年左傳云康叔為司寇知此六人依
周禮次第為六卿也王肅云彤姁姓之國其餘五國
姬姓畢毛文王庶子衛侯康叔所封武王弟依世
本史記為說也○師氏至事者○正義曰周禮師
氏中大夫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
事帥其屬守王之門重其所掌故與虎臣並於百尹

之上特言之尹訓正也故百尹為百官之長諸御治
事謂諸掌事者蓋大夫士皆被召也王肅云治事蓋
群士也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自嘆其疾大進篤惟

危殆音幾下同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

予審訓命汝病日至言困甚已久留言無疹恐不

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以此故我詳審教命汝勅留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肆言昔先

君文武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定天命施陳教則勤勞

○重光馬云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

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重直龍反麗力
馳反肆徐以至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文武定

命陳教雖勞而不違道故能通殷為周成其大命在

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在文

武後之侗稚成王自斥敬迎天之威命言奉順繼守

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戰慄畏懼侗徐音同

本作謂云共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也斥昌亦反

傳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不起不悟言必死汝當庶

幾明是我言勿忽略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傳

用奉我言敬安太子釗釗康王各大度於艱難勤德

音招徐之肴反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言當

和遠又能和近安小大衆國勸使為善思夫人自亂

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傳群臣皆宜思夫人

夫人自治正於威儀有威可畏有儀可象然後足以

率人汝無以釗冒進于非危之事王曰至非幾

臣既集乃言而歎曰嗚呼我疾大進益重惟危殆矣

病且日益至言病困已甚病既久滯於我身恐一旦

暴死不得結誓出言語以繼續我志以此故我今詳

容教訓命誥汝等昔先公文王武王希其重光累聖

之德安定天命施陳教誨則勤勞矣文武定命陳教

雖勞而不違於道用能通殷為周成其大命伐殷為

主至文武後之制雅成王自謂已也言已常敬迎天

奇書疏 卷之二十八 二十三 及古

明是我言勿忽略之用我之語敬安太子釗大度於
艱難言當安和遠人又須能和近人當為善政遠近
俱安之又當安勸小大衆國於彼小大衆國皆安之
勸之安之使國得安存勸之使相勸為善汝群臣等
思夫人夫人衆國各自治正於威儀有威有儀然後
可以率人無威無儀則民不從命戒使慎威儀也
無以劍冒進於非事危事欲令戒其不為惡也
病日至命汝○正義曰病日至者言日日益至徧於
身體困甚也已久留者言病來多日無瘳愈也恐死
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欲有言若不能言則不
能續志以此及今能言故我詳審出言教命汝言已
詳審欲其敬聽之○○今天至忽畧○正義曰孔讀
始上屬為句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也不起言身不
能起不悟言心不能覺悟病者形弱神亂不起不悟
言必始也茲既受命還○此羣臣已受賜命各還本位出
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綴衣幄帳群臣既退

徹出幄帳於庭王寢於北牖下東首反初生於其明

日王崩○出如字徐尺遂反綴竹衛反下同王崩馬

同牖音容本亦○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冢宰攝政故

作牖音式又反命二臣桓毛名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

逆子釗於南門之外○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

尊故出於路寢門外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

呂伋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伋為天子

虎賁氏○俾必爾反伋及延入翼室恤宅宗○明

室路寢延之使君憂為天下宗主丁卯命作冊度○

延入翼室恤宅宗○明

三日命史為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度舊音待。云作冊書法度音。茲既至冊度。○正義曰：此群臣宜如字傳直專反。既受王命復還本位出連綴之。衣王所坐輕帳置之於庭於其明日乙丑王崩矣。本保召公命仲桓南宮毛使此二人於齊侯呂伋之所。以二千戈桓毛各執其一。又取虎賁之士百人迎太子釗於南門之外。逆此太子使人於路寢明室。令太子在室當喪憂居為天下宗。至正其將王之位以擊羣臣之心也。○正義曰：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鄭玄云：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鄭知然者，以周禮司士掌治朝之位與射人同。是天子之朝位與射禮位同。案燕禮，士臣納卿大夫少進皆北面。大夫皆北面。公命爾卿東方西面。爾大夫少進皆北面。大夫射禮其位亦然。是諸侯燕位與射位同。故云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但天子臣多故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

諸侯臣少故卿西面大夫北面。其士與天子同皆門內。西方東面。其入門當立定位。如此及王呼與言必各自前進。已受顧命退還本位者，謂還本治事之位。故孔子傳云：朝臣就次謂退王庭而還治事之處。綴衣至王崩。○正義曰：綴衣者，連綴衣物出之於庭。則是從內而出。下云狄設黼裳綴衣，則綴衣是黼裳之類。黼裳是王坐立之處。知綴衣是施張於王坐之上。故以為幄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帳。帝綴之事。鄭玄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帷。王所居之帳也。帝王在幕居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帝皆以繒為之。然則幄帳是黼裳之上。所張之物。所言出綴衣於庭，則亦并出黼裳。故下句云：象王平生之時更復設之。王發顧命在此。黼裳幄帳之坐命訖，乃復反於寢處。以王病重不復能臨此坐。故徹出幄帳於庭。將欲為死備也。傳更解徹去幄帳之意。以王病困寢不在此。喪大記云：疾病君大夫徹。懸士大夫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鄭玄云：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也。記言君大夫士則。

尊卑皆然故知此時王亦寢於北牖下東首反初生也○臣子至賁氏○正義曰天子初崩太子必在其側解其迎於門外之意於時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使太子出於路寢門外更迎入所以殊之也經言以二干戈文在齊侯呂伋下似就齊侯取干戈傳言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則是執干戈就齊侯傳似反於經者於時新遭大禍內外嚴戒桓毛二人必是武臣宿衛先執干戈太保就命使之執干戈以徃傳達其意故移干戈之文於齊侯之上傳言是實也經言於齊侯呂伋下言以二干戈虎賁百人者指說迎太子之時有此備衛耳非言二人干戈亦是齊侯授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其屬有虎士八百人知叔為天子虎賁氏故就取虎賁也○禮明室至宗至○正義曰釋言云翼明也喪大記云君大夫卒於路寢以諸侯薨於路寢知天子亦崩於路寢今延太子入室必延入喪所知翼室是明室謂路寢也路寢之大者故以明言之延之使憂居喪王為天下宗至也○禮三日至康王○正義

曰周禮內史掌策命故命內史為策書也經不言命史史是常職不假言之將崩雖口有遺命未作策書故以此日作之既作策書因作受策法度下云曰皇及傳命已後康王荅命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受同祭饗皆是法度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邦伯為相則召公於丁卯七日癸酉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
○相息亮
狄設黼裳綴衣
○狄
下士屨屏風畫為斧文置戶牖間復設帷帳象平生所為○黼音甫徐音補屨於豈反屏步
越七日至義曰自此以下至立子側階惟命士須材是擬供喪用其餘皆是將欲傳命布設之事四坐王之所處者器物國之所寶者車輅王之所乘者陳之所以華國且以示重顧命其執兵器立於門內堂階者所以備
禮書流
卷之八 二十六
及古閣

不虞亦為國家之威儀也。○禮邦伯至喪用。○正義曰成王既崩事皆聽於冢宰自非召公無由發命知伯相即召公也王肅云召公為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上言太保命仲桓此改言伯相者於此所命士多非是國相不得大命諸侯故改言伯相以見政皆在焉於丁卯七日癸酉則王乙丑崩於今已九日矣於九日始傳顧命不知其所由也鄭玄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鄭大夫以上殯斂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日為八日故以癸酉為殯之明日孔不為傳不必如鄭說也須訓待也今所命者皆為喪事知命士須材者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謂梓與明器是喪之雜用也案士喪禮將葬筮宅之後始作梓及明器此既殯即須材木者以天子禮大當須預營之故禮記云虞人致百祀之木可為棺槨者斬之是與士禮不同顧氏亦云命士俱葬梓之材○禮狄下至所為。○正義曰禮記祭統云狄者樂史之賤者也是賤官有名為狄者故以狄為下士喪大記復魄之禮云狄人設階是喪事使狄與此同也釋

宮云牖戶之間謂之宸李巡曰謂牖之東戶之西為宸郭璞曰窓東戶西也禮云斧宸者以其所在處名之郭璞又云禮有斧宸形如屏風畫為斧文置於宸地因名為宸是先儒相傳黼宸者屏風畫為斧文在於戶牖之間考工記云畫黼之事白與黑謂之黼是用白黑畫屏風置之於宸地故名此物為黼宸上文言出綴衣於庭此復設黼宸帷帳者象王平生時所為也經於四坐之上言設黼宸綴衣則四坐皆設之此經所云狄設亦是伯相命狄使設之下言命者上云命士此蒙命文設四坐及陳寶玉兵器與輅車各有所司皆是相命不言禮南嚮敷重篋席黼純所命之人從上省文也
華玉仍几禮蔑桃枝竹白黑雜繒緣之華彩色華玉以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此見群臣覲諸侯之坐。○嚮許亮反篋眠結反馬云織弱純之允西反又之閭反下同緣悅絹反本或作純

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具仍几傳東西廂謂之序

底蕝萃綴雜彩有文之具飾几此旦夕聽事之坐底

之履反馬云青蒲也蕝音弱萃音平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

几傳豐莞彩色為畫雕刻鏤此養國老饗群臣之坐

又音關鏤來豆反西夾南嚮敷重筓席玄紛純漆

仍几傳西廂夾室之前筓蕝竹玄粉黑綴此親屬私

宴之坐故席几質飾允反馬云筓若也徐云竹子竹

為席于貧反紛孚云反漆越玉五重陳寶於東西

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越玉馬

獻玉也重直容反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傳寶刀赤刀

削大訓虞書典謨大璧琬琰之珪為二重琬紆晚

反削音笑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傳三玉為三重夷

常也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

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

之瑛玉馬云東夷之美玉說文夷玉即珣玕胤之

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胤胤國所為舞者之衣皆中

法大貝如車渠鼗鼓長八尺商周傳寶之西房西夾

坐東鼓扶云反注同中竹仲兌之戈和之弓垂之

竹矢在東房禮兌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為皆中

法故亦傳寶之東房東廂夾室兌徒外反共音恭大輅在賓

階面綴輅在阼階面禮大輅玉綴輅金而前皆南向

向許亮反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禮

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

寢門內左右塾前北面凡所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

國之事所以重顧命音重直用反肅謂窻也間者窻東戶西戶肅之間也周禮司几筵

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几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宸宸

前南向設莞筵緇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

玉几彼所設者即此坐也又云戶肅之間謂之宸彼

言宸前此言肅間即一坐也彼言次席黼純此言幾

席黼純亦一物也周禮天子之席三重諸侯之席再

重則此四坐所言敷重席者其席皆敷三重舉其上

席而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此肅間之坐即是周禮

宸前之坐幾席之下二重其次纁席畫純其下是

莞筵紛純也此坐有周禮可據知其下二席必然

下文三坐禮無其事以宸前一坐敷三重之席知下

三坐必非一重之席敷三坐但不知其下二重是何

席耳周禮天子左右几諸侯惟右几此言仍几則四

坐皆左右几也鄭玄云左右有几優至尊也禮幾

桃至之坐禮正義曰此幾席與周禮次席一也鄭注

彼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鄭玄不見孔傳亦言

是桃枝席則此席用桃枝之竹必相傳有舊說也鄭

以緣席其事或當然也華是彩之別名故以為彩色
 用華玉以飾憑几也鄭玄云華玉五色玉也仍因也
 釋詁文周禮云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禮之於几有
 變有仍故特言仍几以見因生時几不改作也此見
 羣臣觀諸侯之坐周禮之文知之又覲禮天子待諸
 侯設斧扆於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袞冕負斧扆彼
 在朝此在寢為異其牖間之坐則同○禮東西至之
 坐○正義曰東西廂謂之序釋宮文孫炎曰堂東西
 嚳所以別序內外也禮注謂蒲席為蕝萃孔以底席
 為蕝萃常謂蒲為蒲蕝之席也史游急就篇云蒲蕝
 蒲席蒲蕝謂此也王肅云底席青蒲席也鄭玄云底
 致也篋織致席也鄭謂此底席亦竹席也凡此重席
 非有明文可據各自以意說耳綴者連綴諸色席必
 以彩為緣故以綴為雜彩也貝者水虫取其甲以飾
 器物釋魚於貝之下云餘蜺黃白文餘蜺貝甲以白
 巡曰貝甲以黃為質白為文彩名為餘蜺貝甲以白
 為質黃為文彩名為餘蜺有文之貝飾几謂用此餘
 蜺餘泉之貝飾几也此旦夕聽事之坐鄭王亦以為

然牖間是見群臣覲諸侯之坐見於周禮其東序西
 嚳養國老饗群臣之坐者案燕禮云坐於阼階上西
 嚳則養國老及饗與燕禮同其西序之坐在燕饗坐
 前以其旦夕聽事重於燕飲故西序為旦夕聽事之
 坐夾室之坐在燕饗坐後又夾室是隱映之處又親
 屬輕於燕饗故夾室為親屬私宴之坐案朝士職掌
 治朝之位王南而此西序東嚳者以此諸坐並陳避
 牖間南嚳觀諸侯之坐故也王肅說四坐皆與孔同
 ○禮豐堯至之坐○正義曰釋草云堯苻籬郭璞曰
 今之西方人呼蒲為堯用之為席也又云葦鼠堯樊
 光曰詩云下堯上籬郭璞曰似堯而纖細今蜀中所
 出堯席是也王肅亦云豐席堯鄭玄云豐席刮凍竹
 席考工記云畫績之事雜五色是彩色為畫蓋以五
 彩色畫帛以為緣鄭玄云似雲氣畫之為緣釋器云
 玉謂之彫金謂之鏤木謂之刻是彫為刻鏤之類故
 以刻鏤解彫蓋雜以金玉刻鏤為飾也○禮西廂至
 質飾○正義曰下傳云西房西夾室東房東廂夾
 室然則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

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釋草云筍竹萌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是筍為弱竹取筍竹之皮以為席也紛則組之不別鄭玄周禮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也然則紛綬一物小大異名故傳以玄紛為黑綬鄭於此注云以玄組為之緣周禮大宗伯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鄭玄云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是天子有與親屬私宴之事以骨肉情親不事華麗故席凡質飾也。於東至器物。正義曰此經為下總目下復分別言之越訓於也於者於其處所上云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下句陳玉復云在西序在東序者明於東西序坐北也序者牆之別名其牆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牆故言在西序在東序也西序二重東序三重二序共為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河圖大訓貝鼓戈弓皆是先王之寶器也。寶刀至二重。止義曰上言陳寶非寶則不得陳之故知赤刀為寶刀也謂

之赤刀者其刀必有赤處刀一各削故名赤刀削也禮記少儀記執物授人之儀云刀授穎削授拊鄭玄云避用時也穎鏤也拊謂把也然則刀施鏤削用把削似小於刀相對為異散文則通故傳以赤刀為赤刀削吳錄稱吳人嚴白虎聚眾反遣弟與詣孫策策引白削所席與體動曰我見刀為然赤刀為赤削白刀為白削是削為刀之別名明矣周禮考工記云築氏為削合六而成規鄭注云曲刀也又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為飾周正色不知其言何所出也大訓虞書典謨王肅亦以為然鄭云大訓謂禮法先王德教皆是以意言耳弘訓大也大璧琬琰之圭為二重則琬琰共為一重周禮典瑞云琬圭以治德琬圭以易行則琬琰別玉而共為重者蓋以其玉形質同故不別為重也考工記琬圭琰圭皆九寸鄭玄云大璧大琬皆度尺二寸者孔既不分為二重亦不知何所據也。三玉至寶之。正義曰三玉為三重與上共為五重也夷常釋詁文禹貢雍州所貢球琳琅玕知球是雍州所貢也常玉天球傳不解常天

之義未審孔意如何王肅云夷玉東夷之美玉天球
玉簪也亦不解稱天之意鄭玄云大玉華山之球也
夷玉東北之珣玕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
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釋地云東方之
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東方實有此玉鄭以夷
玉為彼玉未知經意為然否河圖八卦謂之伏義氏王
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當孔
氏繼天而有書為此說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伏義
孔說是必有書明矣易繫辭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
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
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都不言
法河圖也而此傳言河圖者蓋易理寬弘無所不法
直如繫辭又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若八卦不則
且繫辭復何所則也王肅亦云河圖八卦也壁玉人
河圖餘復何所則也王肅亦云河圖八卦也壁玉人
之所貴是為可寶之物八卦典謨非金玉之類嫌其
非寶故云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此西序東序

各陳四物皆是臨時處置未必別有他義下二房各
有二物亦應無別意也○胤胤國至坐東○正義曰
以夏有胤侯知胤是國名也胤是前代之國舞衣至
今猶在明其所為中法故常寶之亦不知舞者之衣
是何衣也大貝必大於餘貝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
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車渠也考工
記謂車罔為渠大小如車罔其貝形曲如車罔故此
之也考工記云鼓長八尺謂之鼗鼓釋樂云大鼓謂
之鼗此鼓必有所異周興至此未久當是先代之器
故云商周傳寶之西序即是西夾西夾之前已有南
向坐矣西序亦陳之寶近在此坐之西知此在西房
者在西夾坐東也○兌兌和至夾室○正義曰戈弓
竹矢巧人所作垂是巧人知兌和亦古人之巧人也
垂舜共工舜典文若不中法即不足可寶知所為皆
中法故亦傳寶之垂是舜之共工竹矢蓋舜時之物
其兌和之所作則不知寶來幾何世也故皆言傳寶
之耳東夾室無坐故直言東夾室陳於夾室之前
也案鄭注周禮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則五室此

路寢得有東房西房者鄭志張逸以此問鄭荅云成
王崩在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
之制有左右房也孔無明說或與鄭異路寢之制不
必同明堂也○大輅至南向○正義曰周禮巾車
掌王之五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是為五輅也
此經所陳四輅必是周禮五輅之四大輅輅之最大
故知大輅玉輅也綴輅繫綴於下必是玉輅之次故
為金輅也而前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知而前皆
南向謂轅向南也地道尊右故玉輅在西金輅在東
○大輅先輅至顧命○正義曰此經四輅兩兩相配上
言大輅綴輅此言先輅次輅二者各自以前後為文
玉輅金輅即次象故言先輅象其木輅在象輅之下故
云次輅木也又解四輅之名金玉象皆以飾車三
以飾為之名木則無飾故指木為名耳鄭玄周禮注
云革輅輓之以革而漆之木輅不輓以革漆之而已
以直漆其木故以木為名木輅之革猶有革輅不以
次輅為革輅者禮五輅而此四輅於殯之內必將少
一蓋以革輅是兵戎之用於此不必陳之故不云革

輅而以木輅為次馮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輅者兵事
非常故不陳之孔意或當然也鄭玄以綴次是從後
之言二者皆為副貳之車先輅是金輅也綴輅是玉
輅之貳次輅是金輅之貳不陳象輅革輅木輅者主
於朝祀而已未知孔鄭誰得經旨成王殯在路寢下
云二人執惠立於畢門之內畢門是路寢之門知此
陳設車輅皆在路寢門內也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
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塾前陳車必以轅向堂故知左
右塾前皆北面也左塾者謂門內之西右塾者門內
之東故以北面言之為左右所陳坐位器物皆以西
為上出王殯在西京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
而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王故也顧氏云先輅
在左塾之前在寢門內之東對金輅也凡所陳列自狄設
櫛炭已下至此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
命也鄭玄亦云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周禮典
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
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為常禮也
二人雀弁執惠

立于畢門之內士衛殯與在廟同故雀韋弁惠三

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徐扶變反四人綦弁執戈

上刃夾兩階綦文鹿子皮弁亦仕堂廉曰祀士

所立處綦音其馮本作騏云青黑色夾徐工一人

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冕皆大

夫也劉鉞屬立於東西廂之前堂一人冕執戣立于

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戣瞿皆戟屬立于東

西下之階上戣音產瞿其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俱反徐音懼稅反銳以階二人至側

曰禮大夫服冕士服弁也此所執者凡有七兵立於畢門之內及夾兩階立堂下者服爵弁綦弁者皆士也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為之其在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其去殯近皆使大夫為之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而敘之也次東西垂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敘之也在門者兩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四人禮記明堂位三公在中階之前考工記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云南面三三面各二鄭玄又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路寢南面亦當有三階矣此惟四人夾兩階不守中階者路寢制如明堂惟鄭玄之說耳路寢三階不書亦未有明文縱有中階中階無人升降不須以兵衛之士衛至畢門正義曰士入廟助祭乃服雀弁於此服雀弁者士衛主殯與在廟同故爵弁也鄭玄云赤黑白雀弁所用當與冕同既譏二禮圖云雀弁以三十升布為之此傳言雀弁者蓋以出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此人執兵弁以韋為之異於祭服故言雀韋

弁下云綦弁孔言鹿子皮為弁然則下言冕執兵者
不可以韋為冕未知孔意如何天子五門庫雉應
路也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始至應門之內
知畢門即是路寢之門一名畢門也此經所陳七種
之兵惟戈經傳多言之考工記有其形制其餘皆無
文傳惟言惠三隅矛銳亦矛也戣瞿皆戟屬不知何
所據也劉鏡屬者以劉與鏡相對故言屬以似之而
別又不知何以為異古今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制
皆不可得而知也鄭玄云惠狀蓋斜刃宜芟刈戈即
今之句子戟劉蓋今鏡斧鉞大斧戣瞿蓋今三鋒矛
銳矛屬凡此七兵或施於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
寸其餘未開長短之數王肅惟云皆兵器之名也○
綦文至立處○正義曰鄭玄云青黑曰綦王肅云
綦赤黑色孔以為綦文鹿子皮弁各以意言無正文
也大夫則服冕此服弁知亦士也堂廉曰祀相傳為
然廉者稜也所立在堂下近於堂稜○冕皆至前
堂○正義曰周禮司服云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知
服冕者皆大夫也鄭玄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謂序內

簷下自室壁至於堂廉中半以前總名為堂此立於
東堂西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
也○戣瞿至階上○正義曰釋話云疆界邊衛圍
垂也則垂是遠外之名此經所言冕則在堂上弁則
在堂下此二人服冕知在堂上也堂上而言東垂西
垂知在堂上之遠地當於序外東廂西廂必有階上
堂知此立於東西堂之階上也○銳矛至階上○
正義曰鄭王皆以側階為東下階也然立于東垂者
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故傳以為北下
階上為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墜王及群臣皆吉服用西階
升不敢當主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公卿大
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蟻裳名色玄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執事各異裳彤纁也

太宗上宗即宗伯也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昨

階齊傳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

同爵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

用昨階升由便不嫌○冒莫報反太史乘書由賓階階御

王册命傳太史持册書顧命進康王故同階至册

命○正義曰此將傳顧命布設位次即上所作法度

也凡諸行禮皆賤者先置此必卿下士邦君即位既

定然後王始升階但以君臣之序先言王服因服之

下即言升階從省文卿士邦君無所執事故直言即

位而已太保太史太宗皆執事之人故別言衣服各

有所職不得即言升階故別言所執各從升階為文

次也卿士王臣故先於邦君太史乃是太宗之屬而

先於太宗者太史之職掌册書此禮主以為册命太

史所掌事重故先言之○王及至當主○正義曰
禮績麻三十升以為冕故稱麻冕傳嫌麻非吉服故
言王及群臣皆吉服也王麻冕者蓋袞冕也周禮司
服厚先王則袞冕此禮授王册命進酒祭王且袞是
王之上服於此正王之尊明其服必袞冕也其卿士
邦君當各以命服服即助祭之冕矣袞鄭玄周禮注
云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則袞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
裳者以裳之章色黼黻有文故特取為文詩采菽之
篇言王賜諸侯云玄袞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鄭
玄於此注云黼裳者冕服有文者是言貴文故特
之禮若升階此用西階升者以未受顧命不敢當
也○公卿至色玄○正義曰卿士卿之有事者
公卿兼之此行大禮大夫亦與焉畧舉卿士為
公與大夫必在故傳言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
同服言服此亦廟中之禮也言其如助祭各服其
服也禮無蟻裳今云蟻者裳之名也蟻者蚍蜉蟲
此蟲色黑知蟻裳色玄以色玄如蟻故以蟻名之
祭服皆玄衣纁裳此獨云玄裳者卿士邦君於此

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於常也太保未
有所主者則純如祭服暫從吉也入即位者鄭玄云
卿西面諸侯北面鄭玄惟據經卿士邦君言之其
亦北面孤東面也○禮記執事至宗伯○正義曰此
官者皆執事俱彤裳而言各異裳者各自異於卿
邦君也彤赤也禮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故
形為纁言是常祭服也太宗與下支上宗一人即
伯之卿也○禮記大圭至不嫌○正義曰考工記玉人
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圭之大者介訓大
也故知是彼鎮圭天子之所守故奉之以奠康王所
位以明正位為天子也禮又有大圭長三尺知介圭
非彼三尺圭者典瑞云王摺大圭執鎮圭以朝日玉
人云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彼摺於紳帶是天子之
易不是天子所守故知非彼三尺之大圭也上宗奉
同瑁則下文云天子受同瑁太保必奠於位其奉介
圭下文不言受介圭者以同瑁并手中故不得執
之太保必奠於其位但文不見耳禮於奠爵無名同
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知同是酒爵之名也玉

人云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侯鄭玄注云名玉曰冒
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為
貴禮天子所以執瑁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
圭頭邪銳其瑁當下邪刻之其刻闕狹長短如圭頭
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冒之刻處冒彼圭
頭若大小相當則是本所賜其或不同則圭是偽作
知諸侯信與不信故天子執瑁所以冒諸侯之圭以
齊瑞信猶今之合符然經傳惟言圭之長短不言闕
狹瑁方四寸容彼圭頭則圭頭之闕無四寸也天子
以一瑁冒天下之圭則公侯伯之圭闕狹等也此瑁
惟冒圭耳不得冒璧璧亦稱瑞不知所以齊信未得
而闕之也昨階者東階也謂之昨者鄭玄云冠禮注
云昨猶昨也東階所以答昨賓客是其義也禮凶事
設洗於西階西南吉事設洗於東階東南此太保上
宗皆行吉事盥洗在東故用昨階升由便以卑不嫌
為主人也鄭玄云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
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
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傳無明解當同於鄭也○禮記太

史至同階。正義曰：訓御為進太史持策書，顧命飲以進王，故與王同升西階。鄭玄云：御猶嚮也。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於殯，西南而讀策書。以命王嗣位之事，孔雖以御為進其意，當如鄭言不言王面北可知也。篇以顧命為名，指上文為言，顧命策書稟王之意，為言亦是顧命之事故。傳言策書，顧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冊命之辭大

君成王言憑玉几，所道稱揚終命，所以感動康王命

汝繼嗣其道，言任重，因以託戒。○憑皮冰反。臨君周邦率

循大卞。卞用是道，臨君周國率群臣循大法。○卞皮反，徐

扶變，變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言用和道和

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敘成王意，王再拜興

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言微微我淺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

威德乎謙辭託不能。○眇彌小反。曰：皇至光訓。正義

冊書也。詰康王曰：大君成王病困之時，憑玉几，所道

稱揚將終之教，命命汝繼嗣其道，代為民主，用是道

以臨君周邦率群臣循大法，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

聖祖文武之大教，敘成王之意，言成王命汝如此也。

○冊命至託戒。正義曰：言憑玉几，所道以示不

憑玉几，則不能言，所以感動康王，令其哀而聽之不

敢忽也。以訓為道，命汝繼嗣其道，繼父道為天下之

王言所任者重，所以託戒也。○冊用是至大法。○正

義曰：卞之為法，無正訓也。告以為法之道，令率群臣

循之，明所循者法也。故以大卞為大法，王肅亦同也。

祭禮成於三故酌者實三爵於王王三進爵三祭酒

三奠爵告已受群臣所傳顧命宅又音婚徐又音託

又豬夜反說文作詔丁故反奠爵也馬作詔與說文音義同上宗曰饗祭必受

福讚王曰饗福酒太保受同降受王所饗同下堂

反於篚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太保以盥手洗異同

實酒秉璋以酢祭半圭曰璋臣所奉玉已祭太保又

祭報祭曰酢各反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宗人少

宗伯佐太宗者太宗供王宗人供太保拜曰已傳顧

命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尊所受命太保受同祭

傳 太宗既拜而祭既祭受福噲至齒則王亦至齒王

言饗太保言噲互相備噲才細反互音戶宅授宗人同拜王

答拜宅如字馬太保降收太保下堂則

答拜敬所白同徐殆故反太保降收太保下堂則

王亦可知有司於此盡收徹徹丑列反乃受至

正義曰王受冊命之時立於西階上少東北面太史

於柩西南東南面讀策書讀冊既訖王再拜上宗於王

西南北面奉同唱以授王一手受同一手受唱王

又以唱受宗人王乃執同祀樽於兩楹之間酌酒乃

於楹東西面立三進於神前祭神如前祭凡前祭

酒酌地而奠爵訖復位再拜王又於樽所別以同酌

酒祭神如前復三祭故云三宿三祭三啗然後酌福

酒以授王上宗讚王曰饗福酒王再拜受酒跪而祭

先齊至齒與再拜太保受同降自東階反於篚又
 以與同執璋升自東階適樽酌酒至頤東西報祭
 之欲祭之時授宗人同拜白王極云已傳頤命訖王
 則答拜拜極尊所受命太保乃於宗人處受同祭
 如王禮但一祭而已祭訖乃受福祝酌同以授太保
 宗人讚太保曰饗福酒太保再拜受同亦祭先而
 至齒與再拜訖於所居位授宗人同太保更拜白
 以事畢王又答拜拜極敬所白王與太保降階而
 堂有司於是收徹器物○王受至顧命○正義曰
 天子執瑁故受瑁為圭同是酒器故受同以祭鄭玄
 云王既對神則瑁以授人禮成於三酌者實三爵於王
 受同而祭則瑁以授人禮成於三酌者實三爵於王
 當是實三爵而續送三祭各用一爵非一爵而續送祭各
 也釋詁云肅進也宿即肅也故以宿爵而續送祭各
 用一爵為一進三宿謂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
 所也○祭酒三酌酒於神也每爵一爵酒則一爵
 三奠爵於地也為此祭者告神言已受爵傳記
 簡命白神使知也經典無此吃字吃為奠爵傳記

文正以既祭必當奠爵既言三祭知三吃為三奠爵
 也王肅亦以吃為奠爵鄭玄云肅行前同肅也○
 吃王肅行前三祭又三却也本位與孔異也○
 必至福酒○正義曰禮於祭末必飲神之酒受神之
 福其人祭則有受嘏之福禮特牲少牢主人受嘏福
 是受神之福也其告祭小祀則不得備儀直飲酒而
 已此非大祭故於王三奠爵訖上宗以同酌酒進王
 讚王曰饗福酒也王取同齊之乃以同授太保也○
 受王至於篚○正義曰上宗讚王以饗福酒也○
 云太保受同明是受王所饗同也祭祀飲酒之禮
 未用皆實於篚既飲皆反於篚知此下堂反於篚也
 ○太保至曰酢○正義曰祭祀以變為敬不可即
 用王同故太保以盥手及洗與同實酒於同中乃秉
 璋以酢祭於上祭後更復執祭猶如正祭大禮之亞
 獻也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
 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
 其半知半圭曰璋祭統云君執璋謂
 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

助祭公侯伯子男自得執同降自棗璋以酢是報祭
之事王已祭太保又報祭也所訥報也故報祭曰酢
飲酒之禮稱獻酢者亦是報之義也宗人至受
命○正義曰上宗為大宗宗人為小宗伯也
保所以拜者白成王言已已傳顧命訖也將欲拜故
先授宗人同拜者自為拜神不拜康王但白神言已
傳顧命之事先告王已受顧命王答拜者尊所受之
命亦告神使知故答拜也王既祭則奠同於地太保
不敢奠於地故以同授宗人然後拜也太保既酢祭
而拜則王之奠爵每奠必拜於王祭不言拜者祭酒
必拜乃是常禮於王不言拜於太保言拜者足以見
王拜也○太保至相備○正義曰太保受同者謂
太保既拜之後於宗人邊受前所受之同而進以祭
神既祭神之後遂更受福酒齊以至齒禮之通例也
入口是齊至於齒示飲而實不飲也太保報王之祭
事與王祭禮同而史錄其齊不齊齊正齊也
於太保言齊至齒則王饗福酒齊齊正齊也
上宗曰饗則太保亦應有宗人曰饗二文不同可見

以相備○太保至所白○正義曰宅訓居也太保
居其所於受福酒之處足不移為拜故受
祭祀既畢而更拜者白成王受顧命亦畢王答拜敬所白也
以傳顧命事畢則王受顧命亦畢王答拜敬所白也
諸侯出廟門俟言諸侯則卿士已下亦同
所處故曰廟待王後命○處昌諸侯出廟門俟○
寢門也出門待王後命即作後篇後篇云二伯率諸
侯入應門則諸侯之出應門之外非出廟門而已以
其在廟行事畢出於廟
門不言出廟門即止也

